

少奶奶外傳





小浪漫
史漫

少奶奶外傳

浪漫博士著

第十一章 透露春光

一 哭的藝術

一記巴掌，聲音很清脆，粉嫩的面頰，半邊顯出了色彩，印上五個指印。唷……撞！又是一記清脆的巴掌，那半邊臉上，也同樣的添上了彩色。啊唷……哭聲響亮。賤貨！不要臉的東西。罵聲也跟着响亮。一個





黑胖子，揸起他的衣袖，挺出他的胸脯，滿臉子怒氣，半百年紀的孟筱麟，火氣倒不輸於血氣方剛的毛頭小夥子，兩眼裏噴出的怒火，好像猛獸的兇燄。他的面前，殼悚的一個女人，就是他得寵的姨太太施婉珠。三四年來，從未受過半句罵，一記打。今天突然的受着打和罵，她兩手捧着紅腫的面頰，哀聲哭着，淚水不絕的流落，她平日的媚笑嬌態，都給兩記巴掌打去。她只有哭的本領了。她哭的藝術很高明，具有絕大魔力的淚水，能夠漸漸的把孟筱麟的火勢減低。他嘴裏雖是還在罵，聲音却低小了不少，她的哭聲，反隨之加高，還哽咽着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要活了！你……一手槍打……死我罷！我那兒丟了你的臉？你要說明白了，我死……了！口眼也閉了。她嗚嗚咽咽說着：嘿！你



自家幹的好事，我要問你，和你看霸王別姬的野漢子是誰？他住在什麼地方？你說她纔明白吃巴掌的來由。就道：你說什麼？我和誰看霸王別姬？哼！你還要賴，有人瞧見的。我說明白了給你聽。伴你聽戲的野漢子姓董，名兒叫小紅，是個小拆白，是也不是？她顫聲了說：沒有這種事。他的怒火又提起，手兒揚着，又要打了，連說還要賴嗎？她不敢再開口了，只是捧了臉兒哭，在他威嚇軟騙之下，她承認姓董的和她有染，只是說是四五年前的情人，這回他從漢口來，會面之後，鈎起了舊情，和他看了一次戲，開過一次房間，現在他已回漢口了，最後要求他原諒，以後決不再幹，實因姓董的是舊日情人，不得不敷衍下子。她婉婉轉轉的說着，孟筱麟雖不肯全信，却也承認她不是完全說謊，但不肯信。



姓董的已經回漢口，知道她防姓董的吃虧，明明是不忘舊情，也知再向她詰問，不會問出什麼道理，暫時擱開手，暗暗裏却喚心腹的徒弟，留神探聽，注意她的行動。婉珠也不是馱子，知道從此筱麟定要防備，不便隨意望外亂跑了，只得裝出收心樣兒，一連四五天，足不出戶，堅筱麟的信心，這天，筱麟對她說：要上杭州去，須得十來天回來，囑咐她不要生野心，覺得厭氣，到就近邊影戲館走走，不能在外面過夜，回來知道了，我不依。她唯唯應着，可是筱麟離家只一天，她再也忍耐不住了，悄悄的溜出去找尋小董，在他常開房間的亞華飯店去問，却有好幾天不到了！各處找了半天，不見他的影兒，很懊喪的回去。一連兩天，找不到小紅；她就起了疑心，防小董已到受着了暗算，心裏很是着急。



第二天的下午一點鐘，忽然接着了小董打來的電話，約她到亞華飯店三號見面，她當然很是高興，心就安了，立刻趕到亞華飯店三號，見他橫在床上，很安閒的吃香煙。小鬼，你這兩天人跑在那裏？尋不着你的影子。說着，在床沿上坐下。小董也坐了起來。笑着說：我今天打南京回來呢！南京，什麼事？她很奇怪的問着。小董笑道：就是接洽一筆生意，成功不成功呢？她含笑問着，他答稱論不定，她丟開這些話，就將孟筱麟已經得着風聲的事，告訴給他聽，要他以後留心。小董笑道：不要緊！我是不怕什麼人的。她笑了說：小鬼，不要嘴硬骨頭酥了。他們在房間裏說笑的時候，三號的門前，却有個人站立了一會，微笑着跑了。他却是孟筱麟的心腹徒弟李毛毛。經過了兩個小時之後，婉珠離開了



三號房間。小董依舊躺在裏面，很是安甯。他自從和程七小姐的瓜葛了清，還得四千塊剩餘，借給他花用，原是施婉珠給他一萬六千塊，他只要付給程雅青一萬二千塊，他淨多四千塊，在這幾天裏，已經花了三千多了。所以他又在轉他的念頭，怎樣的讓婉珠拿出一筆鉅款，他所哄到的錢，個人用去，倒是有限，大多數他却也是供獻給人家去享用，接受他這許多錢的，原來也是個女人，並且是一個四十左右年紀的女人。他爲什麼倒情願花在她的身上呢？自有他最大的原因。

二 爲誰辛苦爲誰忙

的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許多神奇的祕密，要是一幕幕展開，供



獻給大家，起初果然覺得神奇，結果也就平淡無奇吧？現在展開一幕神奇的祕密事實了。在一間比較普通亭子間略大的房間裏，裏面有兩扇窗，關得緊密，不漏一絲縫隙，長而厚的紫呢窗簾，遮隔了玻窗外的光線。這一間房子，白天要是不開電燈，一般的會漆黑，像在昏黑的夜裏，電燈就整日整夜的開放着；只是滿房間都是綠沉沉。原因燈泡是綠色，光線發了綠，所以一切全綠了。有一口長而高的玻璃櫥，有一張狹狹的長榻，櫥裏陳列了各種大小不一。顏色各異的玻璃瓶，榻上鋪了一條絕軟的毯子；地上也鋪着地毯。除了這幾樣，房間裏沒有其他的東西了。這一間的主權，是屬於一位婦人所有。她的年紀，在四十左右，狹長的臉子，很像馬面，短而細的眉毛，又輕又淡，似乎沒有眉毛。她



沒有使人驚奇的容態，祇是一雙巨大的眼睛，黑白比衆分明，精神十分充足，不論什麼人，經着她一分鐘的注視，就要覺得發生一種異樣的感觸。她沒有丈夫，沒有情人，沒有親生的子女，却有很多的義兒和義女。一般義女，都是有五分姿色以上的女人，跟了她學習一種神奇的按摩術；但是她們的本領，沒有一個夠得上那婦人的本領，百分之十，只是她們出而問世，已經足夠壓倒一切了。那般義兒呢！都是念歲以上，三十以下的青年，跟了她學習一種對付異性的工夫。她有一種手術，能夠叫人神經興奮，比衆不同。那般義兒，都要她施用這手術，爲着他們的對付異性，非此不足以博她們的歡心。只是她的手術費，很是昂貴，每次施用手術，需要三百番代價，有效時期，是一星期。過了時



期之外，又要施用這手術了。并且不經她的手術，永遠不會興奮，所以非施用不能，假使每日行手術四次，代價就要一千二百塊了。她的幾個義兒，雖以爲苦，却也沒奈何的。小董董小紅，也是她義兒中的一份子。他初次拜了那婦人爲義母，得着她免費的一次按摩，和施行興奮神經的手術。施行時，就在這一間房子裏。小紅從浴室到了裏面，裸臥在那張狹狹的長榻上。他的義母，就是那個神奇的婦人。開了玻璃的門，先用一種藥水，在他的身體上，遍體揩拭之後，另用一種藥粉，像用爽身粉似的，替他遍體洒着，她纔用手術按摩。他在藥水藥粉施用之後，四肢上已經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感觸；經她一按摩，越發覺得渾身骨節，起了非常舒適的感覺。在按摩手術完畢後，她又用一種藥粉，施



用在小董的腹下局部之上，於兩分鐘內，神經就感覺到興奮。她又運用神奇的手術，頓使小董的興奮，達到了最高峯，他不能忍耐了；那婦人便在這時期，現身說法，指點小董，學習種種對付異性的工夫，小董也心領神會，漸漸的領悟，得到了個中三昧，告了成功，小董很是得意，自謂有恃無恐，又因這樣試驗，果然大得異性的歡迎。他格外的快活，經過了一星期，忽然覺得有異，不免起了恐慌，到他義母處詢問原因，要求她醫治。她就笑着說出她的向例，不論是誰，都要繳出三百塊手術費。小董當然不肯吝惜這三百塊，照數繳納。一度手術，依然恢復了原狀。小董認為三百塊很便宜，那知一星期後，又發生異態了。從此不花三百塊錢，就不能得到神經興奮的効力。小董纔知受給；但是也無



法可想，只有一次次三百三百的供獻給義母。他在異性面前，所得到的補助費，大多數給她做了手術費。有時候，經濟枯竭，那婦人也能容他暫欠，只是最高的欠費，不能超過三千塊，要不是爲了這巨大的漏卮，小董在這幾年裏，早該發財了。他這一次的好幾天不讓施婉珠會面，却是爲了他的義母上南京去了。他又得需要她施用手術，在沒有施術之前，他就不能和施婉珠會面，免得失了婉珠的歡心。候他義母這天回來了，他立刻請求她施術，把積欠的手術費付清；所以身畔的餘款，又已不滿千元。他一恢復原狀，就川電話約婉珠到他那裏，他們會了面，小董滿足了她的慾望，她又走了。小董在房間裏休息，轉他哄騙金錢的念兒，要是他想到歷來所得的錢，都給那婦人搜括去，也不

免要起爲誰辛苦爲誰忙的念頭了。

三 黑夜的一幕慘劇

先生！我已經探聽明白了。那個小拆白，姓董的混蛋，開房間在亞華飯店三號房間。師娘在一點四十五分，到亞華飯店三號，我在房門口立一刻，聽得混蛋和師娘的說笑聲，我離開房門後，守在飯店門前，有一個多些鐘頭，不看見師娘出來，我就回來了。李毛毛向他的先生，就是老頭子孟筱麟，報告這一段話。孟筱麟的黑油胖臉，泛起了豬肝色的色彩。唰！拳兒搥着檯子，震得檯上的東西都跳動。媽特皮！嘴裏罵着，睜大了眼睛，望着毛毛。他沒有到杭州，原要試試婉珠的心。毛毛的





報告，證明寵妾對他所說的話，完全是欺騙。他發出了二十年前的威風，突然的立起，手拔動腰裏的自衛手槍，蹬着腳道：走！做掉他媽特皮！毛毛手一攔，笑了說：先生聽我一句話。那個小雜種，要你先生親去動手嗎？一來犯不上，二來脫不了干肩。筱麟的怒憤之氣，給他這兩句話壓住，厲聲問着：毛毛，依你怎樣呢？毛毛的手，拍拍腰道：包在我毛毛身上，明天再有姓董的在世上，我毛毛不是人養的。筱麟喝一聲好！連連拍毛毛的肩頭道：毛毛，我託你了。你替我去辦乾淨。那個不要臉的女人，你也替我做掉了清爽。毛毛陪着笑臉道：那是先生說笑話了。倒底師娘也是一時糊塗，受小雜種的騙罷了；只要做去小雜種，師娘心就死了！筱麟搖頭道：我姓孟的臺，給他坍盡，決不放她過門。也好！你去辦

你的，她我會結果。毛毛知道他先生的脾氣，再勸要連累自家討沒趣了。也就離開，去邀帮手。

在晚上七點鐘過後，亞華飯店三號房間裏的董小紅，纔離開了床，起來盥洗，想到外面去吃夜飯。房門開了，有一個穿汽車夫制服的人，跑進房笑着問：先生的尊姓是董嗎？小董點點頭，那汽車夫笑了道：孟家太太在馬立路俄菜館裏，請董先生去吃大菜，叫我放車子來接先生。太太說：一定要去的。她方才忘記了一件事，沒有對你說：是很要緊的。小董聽他這樣說；一些兒不疑心，點着頭說：你下面候着，我就下來了。汽車夫應着退出。小董把臉上的修容工夫弄舒齊，對着鏡子瞧瞧，自覺很是漂亮，啣了枝香煙，跑出房間，喚茶房鎖了門，他到外面，瞧





見那個汽車夫，搶着開了車門，他傲然的坐上汽車，儼然的像個主人翁。砰！車門碰上。汽車夫也跳上了車子，司機駛行，小董坐在車廂裏。心想，她不知有什麼要緊的話，對我說明，可有機會，再向她弄一筆錢用。他胡亂思想，沒有留意到車外的情狀。突然車子停住，他認做到了，眼睛望着窗外。咦！一條冷僻的馬路，不是馬立路，正在詫異着，幾條黑影跳上了踏板；同時車門也開了。他覺得不對的時光，嘴已給一個人的手按住，霎眼間他的手脚已經失去了自由，嘴裏也塞進了東西，不能開口喊一聲。最後，給他們裝進了一口麻袋，汽車到了一條江邊，麻袋從車廂裏，到了一只船上，汽車就開行了，船也望江心搖去。

茫茫的江水，閃閃的星光，撲通，水花四濺，攪碎了江心的星月，船

上空了，麻袋到了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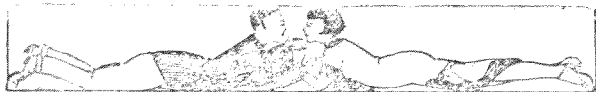
缺少了一個人，就是小拆白董小紅，他的冤魂，永埋在江底，他再也不能向異性灌迷湯了。

先生！我已經把事體辦妥當。小雜種種了落花了！是這樣辦的。李毛毛報告他的老頭子。孟筱麟面不變色的點了點頭。很好！他只說了這一句。這時候，還只十一點鐘，筱麟在丟去雪茄煙頭之後，說我要回去了。毛毛笑着問：大師娘那裏去嗎？他搖頭道：不！我到不要臉的女人那邊去。毛毛看了他的臉色，不敢攔阻他，暗暗的替婉珠擔心。送他出了門，看他坐上車子去了，他已經走進了婉珠的房間。婉珠媚笑了道：你已經回來了嗎？沒到十天呢！帶些什麼杭州貨給我？她鑽出了被窩，





軟軟的說着，酥胸半露，睡眠惺忪，着實使人心動。筱麟嘿了聲，笑着道：一些也沒有什麼帶回來。她一披嘴，撒嬌的鑽進被窩，在被裏扭動，被面上像一條蛇影兒動着。筱麟在床沿上坐下，推動她的身子問道：這幾天裏，你到外面去過沒有？她又把頭鑽出了被窩，半嗔半笑的說：我天天在外面，天天和人家開房間呢！她嬌癡的做作，在平日他早就給她麻醉了，眼前只有增加他中心的憤怒，一些不覺得可愛，他猶笑了說：今天開過房間，是飯後的一點三刻，在亞華飯店的三號，有姓董的伴你。他不疾不徐的說着，看她的臉色，漸漸變了灰白，嘴唇翕翕動着，却沒有一句話說出，也可見她心虛到了極點，恐怖到了極點了。筱麟還是笑着，那一付笑容，瞧在她的眼裏，格外使得她駭怕，那裏是人的



笑容，簡直是魔鬼的猶笑。他很有興味似的，告訴她李毛毛怎樣的用法子，怎樣的哄騙董小紅，怎樣的結果，她聽到藤袋丟落了江心，臉色像死人一般了！雙手捧着頭，哎唷一聲喊，她昏暈過去了。筱麟陡發他三十年前的脾氣，拔出腰裏的白衛手槍，堅冷冰硬的槍柄，在她的腦部，猛猛的擊落。她昏暈的神經，遭受了這重大的打擊，她那裏還會清醒回來。當然，永遠這樣的昏暈下去了，發狂似的筱麟，他還覺得沒有洩盡他的怒氣，用一把鋒利的小刀，在她的面部上施行手術，他年輕時的殘忍手段，完全在這一夜裏重行顯露了。他在半夜裏，召到了他的幾個心腹，當然又是李毛毛等這般人，相助筱麟幹事。在天明時候，有一個舖蓋，裝上了筱麟的汽車，李毛毛也坐進了車廂，車子就開馳



了
隔一天的報上，有則新聞，是記述一件殘殺案。荒涼的地方，發現一個鋪蓋裏面裹着一具沒面目的女屍，兇手是誰？死者是誰？局外人那裏知道呢！

同時孟筱麟出了一條賞格，登載在報紙上，很堂皇的字眼。
捉拿逃妾施婉珠，賞格一千元。

空使一般想發財的朋友偵尋，那裏去捉拿得到施婉珠呢！婉珠方面的親族，還有誰敢出來追究，反議論婉珠的不應該背棄孟筱麟，馬自求，程雅青，金太太，他們也都知道了這件事；只是不信施婉珠會捲逃，經過馬自求的探訪，從以前那個買通的下人嘴裏探出，雖不能

明白完全，但能斷定施婉珠決不是掩逃，爲了他人的施用辣手，就鈎起了自求的殺心，他所懷恨不釋的。當然是小胖子黃蘭生了。後事如何？且聽下文。





第十二章 天羅地網

一 彭茉莉的忠臣孝子

馬自求爲了小胖子黃蘭生，離間他和彭茉莉的情感，使他受着了人財兩失的影響，眼前雖是替程七小姐程雅青，辦妥了董小紅的事件，得着她的感愛，能得和她發生了肉體上的關係，失之桑榆；收之東隅，還不能說吃虧；但是他終覺心有所不甘，常存着報復的念頭。這時候，彭茉莉和小胖子黃蘭生，確已成爲真的事實，發生了關係。原是茉莉受了刺心的激語，她爲着和小胖子黃蘭生，沒有發生什麼關係，

外界竟據爲事確，馬自求也認爲不虛，借此作爲對抗她的條件。她想與其頂受虛名，樂得和小胖子發生關係，於本身有利而無害。她存了這種心，當然讓小胖子有機會遂他的心願。

這一夜，是很寒冷的雪夜，天空飄着一片片雪花，北風虎虎的響着，在冷落的馬路上，雪已經積起了不少。這時候，除了有不能避免的正事的人們，不得不在外面奔走着，其他的人，誰肯走在馬路上跑呢！但是小胖子黃蘭生，衝風冒雪，趕到了中州飯店。他在三樓的二百五十號房間門前，瞧見了一個彭字。他就毫不躊躇的叩動房門，裏面有夜鶯般的聲氣，問着是誰？幹麼？聽到他的耳朵，早就辨出是茉莉。忙應着姊姊是我來了。弟弟嗎？門就開了。茉莉含笑着開門。他跑進了房間。





她笑着說：外面還在下雪嗎？說着，拂拭他身上的雪花，受寵若驚的小胖子，忙脫下他身上的皮大衣，拎在手裏抖了抖，笑着說：雪真不小呢！茉莉接了他手中的大衣，微笑了說：你的耳朵都吹得紅凍了，那是我的不好。這們天氣，那麼晚的時候，還約你到這兒來。一壁說，一壁把他的大衣掛起。小胖子從未受到女性這樣的安慰。他覺得過去時期的女人，所和他親近的女人，她們最客氣的稱謂，是爛大塊頭，有時竟說胖浮屍，是多麼不雅而惹氣的稱謂。她們沒有顧惜到自己的一切，簡直好說痛癢不相關。想茉莉多麼的有情，她痛惜我耳朵的紅凍發生不忍，自認錯處，她是何等的多情呢！忙笑着道：我倒不覺得冷呢！茉莉伸出她的纖手，把他的手握了握道：手也這樣冰冷的，還說不冷嗎？還



是把大衣穿着罷！小胖子搖頭道：外面果然冷，房間裏這樣的煖，還要說冷，太說不過去吧！茉莉拉他在沙發上坐下，肩兒並着肩兒，小胖子已經有些兒心醉了。她還低低的說：淺淺的笑。小胖子要是雪塑身子的話，經過了這熱生生的侵炙，早就酥化的了。這一夜在她手段玩弄之下，小胖子就成爲她唯一的忠臣孝子。她需要什麼，小胖子終立刻應命，替她辦到。除了小胖子之外，還有那位詩人徐摩吉，也迷戀着她，供給她一切。她也知道摩吉得着海外的一個叔父的遺產，是有一百餘萬，足夠這位詩人多時的揮霍。他得不到這筆遺產，眼前還是一個窮困的詩人罷了！明知他沒有什麼安慰給她，只是金錢的可愛，她不得不極力敷衍着，博取他的金錢；所以彭茉莉的眼前，不比以前沒有



積蓄了很多起了不少她回想到過去的時期是多麼愚蠢把錢供給馬自求揮霍，受他的哄騙，現在覺悟了一切，服從了拜金主義。小胖子黃蘭生，大詩人徐摩吉，就像了她的錢袋。要錢，只顧伸手去摸，永遠不覺得枯竭。她有了這樣的收入，就懶得到金太太那邊去走動，不肯再讓金太太利用。在這一點上，金太太對於她，便也發生了不滿意。還有她的正式丈夫倪武英，對於她的在家時候少，出外時候多，也是大不滿意，她毫不在心，從前在武英面上，還稍存顧忌，用花言巧語哄騙，取柔媚的迷湯手段，眼前却不肯如此了。早存了和倪武英脫離關係的主見，她很想做詩人徐摩吉的夫人，要執掌摩吉全部的財產，享受他一切所有，總覺得心滿意足；但是在沒有到相當的時期，還不能立刻



和倪武英脫離罷了。儘自施用她的手段，玩弄小胖子大詩人，和其他的異性。只要有錢供給她揮霍，她萬想不到馬自求要使她受到間接的影響。對於她戀人之一份子的黃蘭生，施用報復手段了。但是馬自求在沒有進行之前，他不得不先到金太太那裏探探口風，取她的同意，纔肯舉行。這一夜，他就到含英坊十一號，跑上三樓，就見曼曼守在樓梯頭上。他就知道金太太房間裏有特別的人物在着，果然不出所料。曼曼微笑了對他說：將軍夫人在着，你不要去。自求點頭笑道：她又來了嗎？黑煞神來不來？曼曼笑道：一同來的。從今以後，他又要做這裏的保鏢了。自求愕然道：爲什麼不做衛隊長了？嘿！衛隊長，險些兒性命不保呢！自求知道鬧出岔子來了，向曼曼詰問：纔知道這回驚駭的



風波事件。

二 情海別墅發生的風波

余人望將軍和他的夫人唐萃，這回在自己公館裏洗了個浴，到他們的情海別墅裏去休息。那邊是三間相連的套房，分着寢室，外房，客室。他倆在寢室裏，各有各的事。余將軍批閱緊要的公文，唐夫人顧着她緊要的修飾。一個研究對付各方應取的策略；一個研究各種姿態的美麗。余將軍在感受到不易立時解決的事件時，暫時也會把他鎮靜的目光，移到她的身上，瞧她美健的身度，而微微的笑着，調劑他嚴肅的容態。唐萃在研究得一種美麗的姿態時，認為能夠取悅將軍，



她就要逗引到他滿意，博取他的一聲夫人很有意思。她當然格外高興；但是她瞧見將軍對於某一事件，不易解決時，她也會發表她的意見，怎樣對付方法，貢獻給將軍，讓他採納。將軍有時候，明知她的意見，不能採用，結果終是曲從她的意見，解決了他不易解決的事件。頌揚的人們，就有將軍深得內助的奉承語。反對的人們，就要說余將軍婦言是聽，坐誤大事的說話了。其實余將軍在某一事件不採用，她的意見運用他的機能去對付，結果這件事就得大受掣肘，終於不能解決，當然都是她從中作梗的原因，不要瞧低了唐萃，她的確具有絕大的魔力，左右余將軍的意志咧！不要說她只會研究修飾，却要明瞭她的用意，爲什麼要在余將軍研究對付各方應取策略的時間，她偏研



究各種姿態的美麗呢！明乎此，纔能知道唐夫人是怎樣可怕的一個女人了。

這時候，他倆各個研究着，寢室裏靜悄悄沒有聲息，只有她身上散佈出的各種芬芳香味，外房也沒有人在，客室裏有衛隊長坐着，很像一頭機警的獵狗。他的知覺比衆的靈敏，眼力比衆的尖銳。他就是忠勇的郝大隊長黑煞神郝二，在客室的門外排列着武裝的衛隊。他們沒一個不是小心翼翼，隨時隨地很嚴密的戒備着，盡保衛將軍的責任。將軍在回來之前，先訓令在此時間，拒絕任何謁見的人；所以來請見的，都遭了拒絕。郝二很無聊的在客室裏坐着，冷清清地格外感覺到昏悶，回想到過去的時期，在十一號裏是何等的自由，閒散一些，



不受拘束，眼前雖是受着貴婦人的寵任，身份提高了百倍，然而時時受着不自由的拘束，苦悶真是不堪言宣的了。冥想十一號時的快活，暫解胸頭的煩悶。聽得了裏面傳出的腳聲，輕浮而急促，就知道唐夫人來了。立刻站起，挺直雄偉的身軀，眼望着外房的門，門開了，就見唐夫人的纖影現在眼前。他舉手行着軍禮，她向他微笑着招手。他只得放輕些脚步，從客室跑進了外房。她附在他的耳上低低的說：我們後天到上海去。他當然很高興，笑容浮上了臉，你看我的口脂太紅了，她又低低的說着，還帶些媚惑的笑靨，他瞧她的口脂，並不十分紅；但是明白她說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把他的嘴湊到她的嘴唇，吐出一些舌尖，在她紅紅的唇上輕輕的舔着，她嘴唇上的紅脂褪淡了不少。他的



舌尖，上却染上了口脂香味。他們却沒有防到寢室裏的余將軍，已經瞧見了他們的情景，在唐夫人離開寢室時，他正伏案寫一通重要的信札。她知道他沒有寫完那信札之前，暫時不會離開寫字檯，纔悄悄到的外房對郝二約上一聲，賣弄她的風騷，讓郝二吃她唇上的口脂，偏偏余將軍爲了一句費斟酌的文字，勞動了他的腦筋，暫時的擱筆離座，背剪了雙手，在書桌前微步，瞥見了一顆閃閃發光的小鑽石，落在靠門的那邊，知道他夫人襯衫袖上的東西，他就上前去拾取，撿起了那顆小小的鑽石，拾起頭的時候，眼光射出了寢室，微啓的門隙，瞥見了夫人的背影；同時瞧見了她的肩頭上，按着一雙闊手，軍裝的袖口，綴着閃閃發光的金質袖章，立刻知道是他的衛隊長。驚訝的眼



光，一經細察，什麼他的舌尖到了她的唇上。驚訝的眼光，頓變爲駭怒。他究竟是名重一時的將軍，在這種境界裏，還能壓住他心頭的怒火。對着他們的背影，猙獰一笑，把拾起的那顆小鑽石一拋，拋得不見了影踪。他大概深恨牠是導火線吧！不是爲了拾取牠，就不會瞧見這種惱人的情景了。他回到了原座，提起了筆，多時却沒有寫下去，當然他的心不在寫信上了。憑他的威嚴，只須一舉手之勞，就能讓郝隊長的生命結果。大人物的見解，究竟不比尋常人的見解，忍耐的工夫，比衆的耐久，有許多重大而危險的事件，不容忍耐的事件，還能從容不迫的忍耐着。這些些小事，那裏肯就讓他爆發呢！他不籌備通盤計劃來解決這問題。他籌思未決的當口，夫人唐萃已經悄悄的退回眼波，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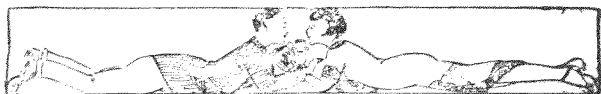


到他身上，見他低了頭，還在寫信，就微微的一笑，去取她的口脂，把唇上褪淡的紅色加深，她却沒有留意。余將軍正偷眼看了她的背影，冷笑呢！過了這一夜，余將軍和唐夫人就離開了情海別墅。回到公館，將軍一些沒有不快的神色，在她的面前露出；但是和她說過一句話，明天上湖南去，你要是不願意同去的話，讓衛隊長保護你留在這裏。她當然不反對。這天他們在公館裏，將軍準備着夜半搭輪赴漢臯，轉輪到湖南，但是在晚上十一點鐘的左右，余將軍在特別室裏和一個心腹的祕書長秦凱，密議了半小時。祕書長纔退出。平時余將軍駐節在什麼地方，秦祕書長終是追隨着，這回却讓秦祕書長留駐在衙門，外間的猜測，料想是政治上的作用吧！却沒有知道將軍的神機妙用。

三 逃出了天羅地網

余將軍乘着軍艦上漢口去了。唐夫人也已預備翌晨帶了郝大隊長到上海。秦祕書長得着這消息，不免躊躇起來，爲着將軍吩咐，他隔開一兩天，把郝大隊長傳到司令部，宣佈他密謀不軌的罪狀，立刻加以槍決，不讓唐夫人有營救的餘地，爲了僞造一切證據，證實郝大隊長的罪狀，非得一兩天的佈置不可，眼前得到他就要離開這裏，跟夫人上海去的消息。秦凱不得不取緊急處置，在天沒有亮足的時候，就派親信到將軍公館，傳郝大隊長前去，說有機密的公事。

這時候，郝隊長正在夫人房中，盡護衛的責任，沒有離開他去。有





人來稟報了秦祕書長相請郝隊長。她就起疑，爲着將軍啓程不滿半夜，秦凱有什麼機密事要和郝隊長商議，論資格郝隊長還論不着參預機密事的身份。衙門中儘有將軍的親信大員在着，爲什麼祕書長不去和他們商議呢？她一面命人回復來使說：郝隊長立刻便到；一面却打電話給秦凱的如夫人，囑她把秦凱請郝隊長的原因探明，卽速回復。秦凱的如夫人和將軍夫人的私交很密切。秦凱得到將軍的重用信任，一半得力於這位姨太太。當然秦凱對於她非常的寵愛了。她本來睡着，接聽了唐夫人電話之後，那裏還肯再睡。一問下人，知道秦凱在司令部，她就立刻修飾了趕上司令部，和秦凱會面。秦祕書長含着詫異的笑容問她。這時候，趕到這裏來幹麼？她笑着說：這時候，你還



不回來，留在這裏幹麼？將軍動身了沒有？秦凱微笑了說：去了。你快回去，再隔兩小時，我就回來。她故意裝出驚訝的形色，低聲問着：有什麼緊要的事嗎？是不是時局上發生了什麼？秦凱微搖了頭說：沒有什麼緊要事。她笑着，一扭頭道：我不信你哄我沒有事，你留在這兒幹麼？你不是司令部值夜班的衛兵。她帶笑帶嗔的神情，把秦凱哄笑了。他只得對她說：奉了將軍的密諭，要把將軍的衛隊長槍決，現在喚人傳他去了。他一到辦完這件公事，馬上就回來。她聽着暗暗吃驚，勉強笑着，哦了聲道：原是這們一回事，那麼我先回去了，你回頭就來。她不再停頓，立刻趕到家裏，用電話向唐夫人報告。唐夫人得悉了這個驚耗，不免震駭，知道郝二的性命，隨時有發生危險可能，非得立刻就走不



可當時向郝二說了。郝二郝大隊長，頓嚇得面色灰敗，像上刑場的死囚，慄慄萬分，長跪在唐夫人面前，淚流滿面，她扶他起來，安慰他不要害怕，一切都有我做主，保險你平安到上海。郝二愁眉苦臉了說：祕書長只要一個長途電話發出，沿路各站，就能截住我呢！唐夫人眉兒一挑道：有我在着，誰敢碰動你一根汗毛。郝二顫聲了說：有將軍的密諭呢！唐夫人一蹬脚道：沒種的東西。有我在着怕什麼呢！郝二得着她的保險，心略安定，在半小時後，他悄悄的隨着唐夫人趕上了車站。在最早的一班快車，離開了風波地。秦祕書長要加攔阻，已經夠不上，就是能夠，事實上也辦不到。他知道唐夫人的性格脾氣，寧可在將軍面前受幾句訓斥，可不願在唐夫人面前得罪，還防她因此對於他不快，忙



請求他的姨太太追蹤到上海，替他解釋，說明他的苦衷，原是將軍的主意，爲了如此如此而發生，請求她諒解。她如夫人在下班啓程，趕往上海。唐夫人和郝隊長，在下午四點過後，已經平安到了上海。

金太太的房間裏煙榻上，躺着將軍夫人唐萃。金太太和她面對面躺着談話，就是說將軍要殺害郝二的事，爲了保全郝二性命，避免發生危險起見，不得不把郝二留在上海，讓他依舊安身在金太太處，并且囑咐金太太不要讓郝二出頭露面，防將軍密遣爪牙，把他暗殺。金太太當然一切允命。唐夫人又和她商議，怎樣要挾將軍，談到這個問題時，曼曼就給金太太遣開，喚她守在三樓梯頭，担擋一切人闖進她房裏去。曼曼把所知道的，講給馬自求聽了。自求吐了吐舌子道：郝



二的一條性命，真是死裏逃生呢！唐夫人不見得就走吧？我今夜怕不能和乾娘會面了。曼曼點頭笑了說：你要會她面幹麼？你是無事不到三寶殿的，有什麼話說，能夠說給我聽聽嗎？自求微微笑着問茉莉來過沒有？曼曼哼了聲道：她現在的身價高了，還肯到這裏來。太太也在說她沒良心呢！自求咬了咬嘴唇道：她原本沒有良心。曼曼披披嘴道：你也不是好人。自求的手在曼曼的臉上一撈，笑着說：小姑娘，我是最有良心的人呢！乾脆說：茉莉這樣的和我決裂，我並不恨她，只恨我的朋友黃蘭生，他不應該在茉莉面前放野火，破壞我們的愛情，他趁勢巴結上了茉莉。茉莉的變心，全是這個壞蛋做成。我想和乾娘商量，想個法子，把姓黃的混蛋出氣。曼曼冷笑了說：我勸你省省罷！太太不見



見得會管你們這種帳。自求忿忿的道：乾娘不肯管帳，我也不肯讓姓黃的過門。曼曼忽地嗤的一笑道：小馬，我倒替你想出一個法子了。自求笑問什麼法子？你倒說說。曼曼格格的笑了一回，纔道：姓黃的巴結上茉莉，你若能把他巴結茉莉的……弄去，她不是就不愛他了嗎？曼曼雖是一句說說的戲言，馬自求却聽進了耳朵，覺得很好取用這法子。後事如何？且待下文。



第十三章 陰謀世界

一 離奇莫測的假綁票

夜深了，馬路上的熱鬧，都變成冷靜。小胖子黃蘭生，還徘徊在西摩路上清揚里口，爲着他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到天方飯店六合公司，有茶房對他說：有個姓彭的女客人，打電話來說：請你今夜一點半鐘左右，到清揚里等她。蘭生雖是覺得奇怪，爲什麼茉莉約這樣的時候會面，轉念也許她有她的用意，就不肯不去跑一趟了。在一點鐘的時候，他便離開了天方飯店，向他報告茉莉有電話來的茶房，見他一走，



就打出一個電話，通知一個把錢給他的人，告卸了他應盡的義務。黃蘭生到了西摩路清揚里口，看所帶的錶，已經相近一點半了。心想，不知道茉莉還是從家裏出來，會我的面後，再到別地方去，還是打外面回來，要我到她的家裏去談話。站在弄口候着；但是候到了兩點鐘，還不見茉莉的俏影兒降臨，心上不免焦燥。在這時候，有一輛黑色汽車，駛到了弄口停止。心想，不要是我的茉莉回來了。留神看時，見車門開處，跳下了兩個身軀偉岸的男子，走近身前，目光炯炯的對着他全身察看，瞧他們的模樣，像包探一路人。果然其中一人開口了。朋友！半夜三更，你在這裏幹什麼？小胖子想回答他什麼話呢！支吾了說：候我的女人回來。候你的女人。你姓什麼？那人又問着。蘭生毫不思索的道：我



姓黃，名蘭生；是個正經的商人。他們相對看了一眼，微微笑着說：朋友！他是黃蘭生了。小老闆，漂亮些，上汽車罷！他們嘴裏說着，手裏却黑森森的手槍，握着直抵在他的胸前，他陡然明白。他們原來是綁票匪，頓使他嚇得心頭卜卜亂跳，面上變色，想張口叫救，看了胸口的手槍，知道一喊，叫救的人沒到，性命倒先要讓他們結果了，那裏敢嚷出聲，身軀抖戰着，兩腿發軟，不由自主的，給他們挾上汽車。他們左右守着，蘭生像一尊木偶，坐在中間，汽車很快的向前離開了西摩路，一副黑色的眼鏡，架上了蘭生的鼻樑，更使他眼前更覺昏黑，辨不清一切，暗暗叫着糟糕，萬想不到會碰着綁票，萬想不到我也有被綁的資格。他們又怎會知道我在這裏，到來綁架，他胡亂想着，經過了一刻時間，車子



停止了，給他們拉下汽車，挾入一家門裏，更不容他們加辨認，挾進一間小屋子裏，有只很微弱光兒的電燈，映照著全室。這一間並沒有一扇窗子，幾面都是牆，有扇狹小的門做進出。裏面只有一只方櫈，此外沒有什麼東西了。小胖子知道這裏是匪窟了。當然更不敢倔强，含著苦笑，對面前的兩個人說：家裏並沒有鉅大的家產，請他們不要提出過分大的贖款。我家裏人纔能備款來贖取。他嘮嘮叨叨說着，他們不多說話，只對他說：朋友！漂亮些！等兩天。不要想逃走，小心你的性命。說完話，他們就走了。砰的聲，門關上了。接着就聽得鎖門聲，呆呆的在方櫈上坐下。心想不知道什麼日子，纔能脫離匪窟，家裏的人，得到了綁匪的通知，能不能備款來贖取。不滿十分鐘，那只電燈也熄滅了。滿屋



子漆黑，越發使得他心驚胆戰，側着耳朵，聽聽外面，一些聲音也沒有，到了這時候，他只得聽天由命了。經過了不知道幾個鐘點，他覺得很疲乏，料想已經天亮了吧！身上雖有金銀在着，只是沒有一線光亮，能夠讓他瞧見。錶上的時刻，只有耐心候着，坐在櫬上，身子靠了牆壁，不知不覺，漸漸睡去。待到驚醒回來，屋子裏依舊漆黑，站起身伸了個懶腰，走了幾步，五臟殿却求了告急文書，覺得肚子餓了，暗想大概是吃午餐時候了吧！在理綁匪對待財神，也應該供給一切飲食，怎麼他們竟一些也不供給，把我關閉在這屋子裏，這樣的三四天，不要把我活活餓死了嗎？也許他們還沒有預備好吧？他在這屋裏挨餓了一半天，還不見有人理睬，他未免又恨又急。在這時候，電燈突然亮了，忙把身



邊的錶摸出察看，已經七點半過了。當然不見得會是早晨的七點半，整整的餓了一天了。難怪這樣的餓得慌，又看到墻角地下所遺的小便，洶開了一大灘，發出一陣陣臭味，更恨這般綁匪的設備不週，待遇惡劣。門開了，走進兩個人，一個端了張矮几；一個捧了菜盤，盤裏熱氣蒸騰，一大碗白飯，和一大碗熱湯。他們把几放在地上，菜碗和飯放在几上，說：黃先生，吃飯罷！他們就走了。門依舊鎖上。蘭生看一碗菜，却是肉圓蛋湯，筷子都擺端整着。他到這時候，急於解決肚子問題，把櫈搬到几前，坐着就吃，覺得飯格外的香，肉圓格外的鮮。他爲着一天只有吃一頓飯的機會，不肯少吃。把一大碗飯，和一大碗肉圓蛋湯吃盡。停了一刻兒，就有人收拾空碗，他向那人問什麼時候，能放我走。收碗的



人，如同又聾又啞的一般，自顧自收了空碗走了。小胖子好不乏味，暗想至少還得在這裏留上兩三天吧！意想不到在不滿一刻鐘，昨晚的兩個人來了。對他說明誤綁，現在要放他出去了，喚他到了外面，不要走漏風聲。小胖子喜出望外，連聲說：決不洩漏風聲在人前宣布。他很高興的跟了他們出外。坐上汽車，在半路上，車子略緩的時候，猛給他們從車上推下。小胖子跌得頭昏目眩，待到扒起身，汽車的影兒已經不見，看是什麼地方，一條很冷僻的馬路，一時間也認不出來，定一定神，站在路傍，候了一回，不見有空車子，只得胡亂走着。這時覺得小肚子有些發痛，認爲方才吃得太飽了，好容易瞧見了一輛空車，喚他拉往環龍路去，在半路上，小肚子却一陣緊，一陣的抽痛，痛得冷汗直流，



眼前發黑，竭力忍耐，到了家裏門口，付去車資，跑進家裏，嚷了聲我不好了，就跌倒在地上，昏迷了不醒。

二 小寡婦的厄運

經過醫生盡力的醫治，小胖子黃蘭生挽回了危險的性命，得保無虞；但是陰莖已經萎縮，沒有恢復性神經的希望了。據醫生說是中了陰寒毒，雖是經過長期的治療，恐怕也不能恢復原狀了。他知道在匪窟裏吃的一碗肉圓蛋湯，定有毒藥附入，纔會受着這樣的陷害，連帶覺悟了決不是什麼綁票匪，定是仇人的陷害，却思索不得仇人是誰，待到和彭茉莉會了面，他把那一夜爲了赴她的約，受害的事情說



了，頓使茉莉驚訝而忿怒，表明那一夜並沒有什麼電話，約他到清揚里等候。蘭生纔醒悟過來，覺得那個茶房，也大有可疑，也許他受着了仇人的賄賂，哄騙他去赴約。想到這一層，小胖子就和茉莉趕到天方飯店，向那茶房追究，茶房振振有詞的說：電話裏確是這樣說：我只中間做個傳話人罷了。其餘的事，和我什麼相干。爲了沒有相當的證據，他們也不能把茶房治罪，追究不着什麼人主使；但是茉莉起了疑心，疑心到舊時的情侶馬自求。和小胖子說明這個意思，小胖子也認爲大有道理。他倆就決定是小馬的辣手，鈎起了茉莉的舊恨新仇。

馬自求在不論那一個女人身上，終是拿進鈔票用用，惟有那個小寡婦，從來沒有拿出一文供給她消耗，反要他按月拿出錢來，給她



開支一切，並且自求也不知道她手中不是沒有錢，很有不少的積蓄，然而他從來發生要她的錢用用的念頭，也不肯每月短少供給她的開支。在朋友面前，他總是讚揚她的好處，從這種情形去判斷小寡婦的迷湯手段，一定超凡入聖，出神入化的了。小寡婦的本夫，已是個死鬼，也不必再宣佈他的姓名。小寡婦的姓名，却不能讓她埋沒而無聞。老是用小寡婦三個字做代表，未免太普及了。她姓孫，儀鳳兩字，就是她的芳名。她也受過中學相等的教育。十八歲嫁，十九歲就做寡婦，在念歲的春季，琵琶做了再醮婦。到冬季，她又做了第二度的寡婦。念一歲上，讓馬自求做了入幕之賓，就同居在馬立師路，正式做了他的外婦，居然有了結晶品，產生了一個男孩子。自求替他取一個名字，叫做



小求，產生了小求，他倆的愛情，更是濃厚了。她也知道自求外面另有女人，從不發生酸化，也不限定自求每夜，或是幾夜睡到她處，絕對的任他自由，一些不加拘束。便是自求，他也不肯和她相隔到三夜之久。他覺得沒有一個女人，能夠給他十分充足的快感，她的所以要寂寞，在這一點上，也許很有關係吧？

這一晚，在七點鐘過後，她還沒有吃晚膳。小求也睡着未醒。她親手剝着蓮子，爲着知道自求今夜要來，這蓮子燉得酥酥的給他吃，向例是如此，並不是第一次了。驚詫突然的到來，有個上等服式的男人，找到她家裏。自稱自求的朋友，據她說：小馬給汽車撞傷了，傷勢很輕，現在醫院醫治，小馬立刻要她去，喚他傳話的。她當然很是驚駭，慌




促的囑咐女傭人，當心了睡着的小少爺，她就跟着那男人，走出了門外的馬路上，有輛汽車停着，那人開了車門，請她坐上汽車，車子開行了，她詰問小馬的傷勢，可有生命的危險嗎？那人微微搖着頭，含糊了說：不要緊！她覺得小馬一定很危險，問在什麼醫院？那人頓了頓口說：外國醫院。車子開駛得很快，她還覺得遲慢，恨不得立刻就到。她的眼淚，始終噙在眼角，沒讓她流落，汽車在一座洋房前停下來。她跟了那人下車，急匆匆的跑進洋房，向樓上跑去。她爲了方寸慌亂的原因，始終沒有留心這地方，是不是外國醫院。她跨進了一間房間，眼睛先找尋病床，意謂受傷的小馬，一定在床上呻吟着；但是找着了床，使她認爲詫異的，床上並沒有小馬躺在上面，她回頭向那人詰問：小馬呢？那



人望着她猶笑，同時房外又跑進了幾個面不相識的男人，都對她現出可怕的笑容。她覺得不妙，要揚聲呼救，不待她的嘴張開，她已經受着麻醉劑的攻擊，昏迷了她的神志，從此不知了世上的一切。

三 雪茄煙盒裏幾件紀念品

在深夜的兩點鐘，馬自求纔到外婦孫儀鳳的家裏，只見女傭人坐在床沿上磕睡，聽得了他的脚步聲驚醒，睜開了疲倦的眼睛，呆怔怔的站立了起來。床上只有小求睡着，不見他的愛人。奶奶呢？他含着懷疑的口氣向女傭人問着。女傭人給他的一問，問呆了，張嘴結舌的說：「咳！少爺！你！奶奶呢？自求瞧她驚惶失措的神氣，和沒有頭緒



的說話，更是詫異。縐縐眉頭道：我問你奶奶到那裏去了？怎麼你反問我？女傭人喊了聲奇怪，就說有人來說：少爺給汽車撞傷，奶奶到醫院裏去了。到現在沒有回來。小少爺已經哭過幾次。怎麼少爺沒有知道嗎？自求不待她講完，臉色已是變了慘白，蹬蹬脚道：不得了！不得了！你奶奶受了人家的騙了。你小小少爺，我去報告捕房。他說了這幾句話，就趕去報告，還懇求在捕房裏辦事的幾個朋友幫忙，連夜出發，加緊偵查，只是沒有一些線索，無從着手，確是很感困難的呢！到天明沒有孫儀鳳的下落，和可靠的消息，自求幾乎發瘋。他就趕到含英坊十一號，報告金太太，問她可有什麼方法？金太太躺在被窩裏，倦眼惺忪了說：我那裏會有什麼方法呢！不比她是在我這裏進出的人，那麼我



還能有幾分明白底細。我看起來，終是什麼朋友和你尋開心呢！隔幾天，也許會放她回來。自求搖着頭道：不見得吧！金太太便問：你可知道她有沒有冤家呢？自求說：不見得會有。金太太沉吟了道：那麼你呢？自求沉吟了片刻，忽道：乾娘！你看茉莉可會幹出這事來嗎？金太太頓了頓口說：你們已經講開了。她也有了人，怎會把你的情人弄出去呢！說到這裏，忽然嗤的一笑道：曼曼對我說：說你把茉莉的情人小胖子黃蘭生弄了手脚，你對曼曼說的，是真是假？自求點了點頭。金太太微微的歎了聲道：小馬，你也太認真了。萬一姓黃的知道了你弄的手脚，他肯和你甘休嗎？就是茉莉，也未必肯罷休呢！自求咬了咬嘴唇道：這樣說：茉莉和姓黃的大有嫌疑了。金太太正色了道：我只這樣說：並不是



對你說他們是弄手脚的人，你要明白。再者，茉莉也好多時不到我這裏來了。她的情形，我不仔細。自求點頭道：我明白。自求在金太太那裏沒有商議出什麼道理，也就走了。仍向各處去奔走打探，只隔得兩天的那一晚，在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有個短衣人送一包東西，到孫儀鳳的家裏，說是給馬先生的。那時候，自求沒有在着，由女傭人收下。送來的人，也不要什麼回條；也不要什麼力錢，放下東西就跑。這夜自求回來並不晚，女傭人把那包東西給他，他看包上寫着馬自求先生收拆。拆開了外面的紙包，裏面原是一只雪茄煙匣子，開了盒蓋一看，自求嚇得怪叫起來。盒子裏拌着幾件東西，血跡雖已乾了，色痕還很新鮮，另有一張字條，他抖顫的手指，拿起紙條瞧看，心突突的跳，看到上



面寫的。

送上你平日摩莎取樂的一對鷄頭肉。你平日吮接的兩片朱唇；還有她引你發魔的物件，請你留着做紀念罷！她整個的身體，今世不能再給你親近的了。你不要說我們殘忍，請你平心的想想，你自己的一切行爲，是不是合法。

他的眼淚濕透了那張紙條，牙齒嚙破了唇皮，流着殷紅的血，只有這幾件東西回來。她的人，當然沒有生還的希望了。他不忍把他愛人殘裂的肢體送到捕房去存案，就保存起來，留做永久的紀念品。他沒有別的地方跑，又趕到了金太太家裏去。跑上三樓，要走進金太太的寢室，却給裏面跑出的曼曼攔住了。低低對他說：將軍夫人在着。自



求當然不能再向裏面跑去，跟着曼曼到了她的房中。曼曼微笑了說：你的寶貨情人回來了沒有？自求的眼淚，又流出了眼眶。曼曼收住了笑容，含着驚訝的口氣說：她還沒有回來嗎？自求歎了聲道：她今世不能和我見面的了。接着，就將收到的東西說給她聽了。曼曼嚇得汗毛直豎，睜大了雙眼道：什麼人？竟這樣的惡辣，下得毒手呢！自求說：我疑心一個人。曼曼問是誰？自求道：就是那個黃蘭生，我猜一定是他的報復手段，亦不知茉莉是不是同謀，我到這裏，原想請你和乾娘在茉莉面前探探口氣呢！偏是將軍夫人又來了，我不能和乾娘好好的談談。曼曼繃了眉頭道：這兩天太太也很不安呢！爲了什麼？自求向曼曼詰問着，曼曼道：郝二有兩天沒回來了；還是前一天晚上十一點鐘左右，



他沒有通知太太，私自到外面去的，一去就不回來。太太防他在外面接着了將軍派遣的人把他弄去了，將軍夫人得了信，很是焦急呢！她今夜來，當然又是爲了郝二的事呢！還有余將軍手下秦祕書長的姨太太，今夜也跟了唐夫人一同來的，她從前有個情人范小毛，是什麼歡喜俱樂部的會員，那時很要好。自從跟了秦祕書長，姓范的就和她疏遠了。今番她到上海，想和姓范的叙舊。姓范的反大刺刺的不理睬她，她很生氣。聽說姓范的和一個有名氣的跳舞明星很要好，不把她放在心上。將軍夫人替她抱不平，也要託我們太太把姓范的依舊和秦祕書長的姨太太要好。太太爲着和姓范的也沒有什麼交情，怕不討好；但是也不能拒絕。你外面好友很多，可認識姓范的嗎？自求說：

姓范的不認識，只是有個姓茅的朋友，他也是歡喜俱樂部會員。曼曼笑道：那就很好。我去告訴太太。欲知後事，下章交代。





第十四章 色迷天尊

一 獵豔俱樂部的聚餐會

在聚餐會的筵席上，歡喜俱樂部的主席范小毛，表現電影皇帝考爾門式的笑容，很溫和的神氣，眼風溜在幾個女會員的臉上，緩緩地說：要是我死後，願意葬身在情人的高跟皮鞋鞋肚裏，認爲比較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格外風流。他奇突的志願，引起了大眾的驚奇。蘋菓色面孔的方巧玲，她尖銳的聲音，搶在大眾之前，先發言說：除非是大人國的女人所着的高跟皮鞋，她的鞋肚裏纔能裝進你的屍



體。大眾公認法學家的茅公權，牽動他頰上的臉肉，高掀他濃黑的眉毛，替小毛作辯論道：「只要把情人的高跟皮鞋請萬國殯儀館仿了鞋樣，定製一口棺材，於情於理，都很吻合；並且還能稱爲一九三三年最新式的棺材。大眾嗤嗤的笑着，也有高興得拍着手掌喊好。范小毛靜待大眾的笑聲停止後，很正經的說：「的確要葬身在鞋肚，不必定做一口棺材；也不必到大人國去。這兩句堅決的話，大眾的興趣又提了起來。密斯劉伏雄，微展她很甜淨的蝴蝶式笑容，吐着柔軟的語調道：「那得請密斯脫范解釋一下子，大丈夫昂藏七尺軀，怎樣的歸納到女人的鞋肚裏去呢？」大眾的眼光，都射到范小毛的臉上，靜待他的解釋。小毛的舌尖舔舔嘴唇，掀掀肩胛道：「要是把整個的屍體，歸納到鞋肚裏




去，雖說現代的女人腳大，蓮舟盈尺，也是容納不下；假使把我的臭皮囊火化了，再把我的屍骨化爲灰質，放到鞋肚裏去，那不是綽然有餘了嗎？原來你是個燒灰。方巧玲接口說了這一句，大眾又狂笑起來。這時有一道菜上了台面，大眾暫時的停止談話，各人吃着菜，當然一停嘴，又要利用這空閒的時間，發揮他們各人的思想議論了。范小毛繼續發表他的意思說：現代的許多男同志，誰不是給女同志踏在腳底下，一些也不敢反抗，活在世上，做了情人的忠僕，死後得着葬身在女同志的鞋肚裏，也可謂至死靡他了。只怕情人不肯把她的鞋肚裏容納我的屍身，那就死有遺憾了。你們不要笑我說痴話，眼前有多少男朋友，給女同志踐踏得死無葬身之地呢！密斯劉伏雄噙了聲道：好好！



把女人給你挖苦得夠了。方巧玲笑着說：今天偏偏密斯陳沒有到，要是她在座的話，我就得問她，她的高跟皮鞋，肯不肯給密斯脫范做葬身之地？大衆笑的時候。密斯方，你又在嚼我什麼舌頭了。大衆的眼光，都射到了纔進門的一個摩登女人，瞧着笑了，喂！密斯陳，瞧她活溜的眼風，從長黑而柔美的睫毛裏溜出，在巧玲的臉上溜轉着。密斯劉伏雄挪動她身邊的一張空椅，笑着說：薔薇這邊坐罷？她點點頭。范小毛已經離開了座位，走到陳薔薇的身邊，替她卸下了身上的大衣，微笑了問：怎麼到這時候纔來？說着，把她的大衣，轉遞給侍者。薔薇在伏雄身邊的空位上坐下，側下頭，望着方巧玲，又重複的說了一句密斯方，你又在嚼我什麼舌頭了？巧玲嘴望着小毛一叟，笑着說：你去問他。薔



薇兒大衆的臉上都浮起了笑容，她的肩兒，輕輕的在伏雄的肩上一碰，微笑了說：伏雄，究竟爲了什麼事呢？伏雄拉了她纖手，把方才說的話講給她聽。薔薇就笑着，哦了聲道：原來如此，那是我沒有資格吧！說着，眼波在小毛的臉上一溜，巧玲緊接了說：那是密斯脫范要死有遺憾了。密斯陳，你要小心了，冤鬼上身。大衆的笑聲，又跟了她這幾句話而騰起。素性幽默的陸英先生，發出他有秩序的淡吐，壓住了大衆的笑聲，他說：我們應該討論正事了吧！主席范小毛立刻說是的。我們擴大組織，歡迎新同志入會的宣言發表之後，已經有好幾位很踴躍的要加入。茅公權用法理的口吻質問道：他們的資格，是不是合於本俱樂部章則，有沒有加以審查？小毛點頭道：審查過了，都有入會的資



格，他們都是特別會員，每人認繳的特別會費三百元，已經照繳。擔任會計職務的童義滋接口說：我已掣給他們收據了。他這一句話，證明小毛的說話不虛。小毛微笑了說：在下期的聚餐，他們都要列席的，我現在不妨先行發表他們的名單。

孫繩祖先生，他是位大學生，廿一歲，江蘇人。他的父親孫式東先生，衆位當然都知道的吧！是金融界的重要人。


馮六英先生，他是位青年作家，說了他的別署雙鳳，衆位就會知道他不是無名小卒了吧。

楊必先生，他是浙江人，吹奏得很好的口琴。他的父親，是大書家楊再。他的一手字，倒也不輸乃父；但是他浪漫的風度，倒也是不讓老



楊先生呢！老楊的風流豔史，早已膾炙人口了。小楊的韻事，加入了本俱樂部，一定會不斷的產生出來咧！我反對這個色鬼。大眾認爲激烈份子的孟爾賢，用堅決的口氣，說了這一句，大眾微微笑着。小毛不因他的反對，打斷他的說話，繼續又發表了四個男會員，三個女會員，經大眾通過，只有孟爾賢一個人反對楊必加入。但是他一人的反對，不能發生效力，在聚餐完畢，他還是悻悻地說我反對這個色鬼。我反對這個色鬼，反讓大眾暗暗的笑他不達時務，因爲他忘記了歡喜俱樂部的宗旨，根本原是以獵豔爲主，不歡迎色鬼加入，難道去歡迎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來加入嗎？

二 一場春夢同樣的告了失守



小毛，我很快活通過了楊必加入我們的俱樂部，陳薔薇含了笑容說着，站在她面前的范小毛很覺詫異的問：爲什麼？她道：楊必把獵豔的手段，在我面前賣弄了多次，我很覺得應付爲難，現在他加入了我們的集團，照着章程，不能對待同社的女會員加以野心，他就受了這限制，免去了我的不少麻煩；所以我很快活。她的幾句解釋，使得小毛暗暗的起了愁慮，眉兒微繃了說：但是你也不能大意呢！他對付異性的手段，着實厲害，你爲什麼不早早的對我提一聲？那是無論如何，我不讓他加入。他帶着妬忌懷疑的態度說這幾句話，薔薇柔媚的笑



着拍拍小毛的肩兒道：「你放心，我決不會受他的誘惑，嘖的聲他倆已經接了個甜蜜的吻。小毛又低低的笑著說：『薔薇，你留心着那個色鬼，不要讓他破壞了我倆的情感。』薔薇只是嗤嗤的笑，在一小時後，他倆離開了歡喜俱樂部，小毛護送她到花花舞場。陳薔薇原是花花舞場最能吸引舞客的舞星呢！她更換了舞裝之後，就出現在富麗的舞廳中，立刻被一班醉心她的舞客所包圍；但是她只有一個身體，所以在靡靡的樂聲裏，也只能對付一個舞客，惟有她一付妖媚的眼波，具着電一般的魔力，不絕地活動對付其他的舞客。她兩個笑渦裏，蘊藏着滿滿的甜笑，供給一班傾心她的先生們需要。得着勝利的那個舞客，首先能夠擁抱了這顆閃閃光華的舞星，他是何等的自認爲滿意呢！



他低低的問着薔薇，你爲什麼來得這樣遲呢？他溫柔的眼波注射在她的臉上，和她妖媚的眼波接觸着，她甜淨淨的微笑着，脚步兒隨着樂聲搬動，却沒有一個要回答他的所問；但是她正在想着，想范小毛所說的你留心着那個色鬼，不要讓他破壞了我倆的情感，眼前擁抱在他的懷裏。要是讓小毛瞧見了，不知他要怎樣的不安心呢！想爲什麼要罵他是色鬼，他的蘊藉，小毛比不上吧！她眼波注定了懷抱裏的人，不期而然的突突心跳，暗暗的說好。一個漂亮的色鬼，漂亮的楊必，打動了她的芳心，眼波裏更流露出遮掩不住的內心。表示漂亮的楊必，格外覺得愉快了。他從十六歲，到眼前的廿四歲，不知麻醉了多少女人，玩弄了多少女人，他有健美的體格，溫柔的態度，漂亮的儀容，



聰明的思想，當然能夠得到異性的歡迎了。但是他有很卑鄙的個性，對於不論那一個女人，在和他發生肉體關係，接連三度之後，就要遭他的冷淡，漸至於斷絕，絲毫不念被棄人的難堪，在過去的時期裏，遭他蹂躪的女人，喚他自己計算，也模糊難計咧！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最好的女人，是沒有弄得上手的。上了手的女人，就是最不好的。弦外之音，就能明瞭他的心理了。其實新時代的男女，如具他同一心理的人很多着，也正不必獨責楊必吧！但是沒有像楊必所製造的罪惡多罷了。

醉人天氣是陽春，柔和的風，吹在含着倦意的人身上，增加了精神的疲乏，四肢都像浸在醋中，酸透了骨節。這一間，是南向的寢室，透



明的光線，映照了全房間。在一張新式的低矮半床上，躺着一個女人，她惺忪的倦眼，充滿了疲乏的神氣，平坦的胸頭，堆起了鼓實實的雙峯，胸部很勻和的微動着，顯出她呼吸的平均。左臂枕在微側的頭後，右臂擱在床沿上面，兩腳交叉絞住身軀，略帶一些側，很能顯出她曲線的美姿。她一條淺青灰色的綢袴，襯出上身一件淡黃的小襖，色彩格外的幽靜，她臉上敷着一層輕輕的肉色香粉，唇上塗着淡紅的胭脂，青翠的眉峯微帶一分蹙損，鼻尖上略略浮起一些油光，她似睡非睡的躺着。房間裏除了鐘，擺發出牠進行曲的聲音外，沒有其他的聲響了。多麼寂寞的一個春晝，多麼幽靜的一個境界。她迷迷濛濛的入了夢境，是紅樓夢上的太虛幻境吧！她似乎變成了警幻仙姑遇見了



一位現代的賈寶玉，是她的姨甥，楊必在夢境裏，她是楊必的姨母，是他母親同胞的妹妹，已經嫁了兩年，嫁在天津，這回打天津來，留在楊必家裏有一星期多了。楊必對於她格外的親熱，她也覺得這孩子很可愛，想不到在夢中的時候，他會溜上床做出極膩的樣兒，她的頭在枕上一挪，伸起手臂，輕輕地攔開他按在胸上的手兒。臉兒微紅着說：不要鬧，我要睡呢！他忽然鈎住了她的頭兒，膩膩的說：我陪你躺一刻兒罷？孩子胡說！快去！我攔不住你鬧。她臉子紅紅了說：楊必又笑了笑說：我不鬧你三姨母，你讓我好好的躺一刻兒。嘴裏儘說下鬧，一支手倒又在她的胸前摩揉着；同時鈎頸子的手臂，也格外的收緊，他的臉兒，又湊到了她紅紅的頰上，再不肯讓她的頭兒挪動躲避。澹如！你不

能這樣子鬧。但是他儘意廝纏着，忘去了一切，自古多情空餘恨，由來好夢最易驚，她的歡娛異常的當子，又發生了一幕活劇，更使楊必好夢驚醒了。啊！一場春夢，心頭突突的亂跳，夢中的楊必不見了。但見她姊夫的新姨娘苗條的後影跑出了房間，她是驚醒她好夢的人呢？

三 楊必的性格

好好的一場夢，怎會突然的驚醒呢？却是給楊必的庶母的腳聲所驚醒，她瞧見驚醒了他人的好夢，很覺沒意思，就悄悄的跑回她的寢室，懶洋洋的橫在床上，春天的氣候，真是困人天氣，上了床更容易讓人困乏，她的眼皮兒，漸漸沉重，不知不覺的也入了夢境，她還喃喃





地說着夢話，含含糊糊的說，你……你……孩……子，別鬧噯？……
……她驚醒回來，不見夢中人楊必的影兒，微微的低低的歎了口氣，
出了一回神，自言自語的說：怎會做這樣一個亂夢呢？那孩子在夢裏
胆子太大了，她的一個亂夢，和楊必三姨母的一場春夢，都能使她們
有回想的意味，她們很希望常有這種夢境，但是好夢不常有，楊必的
影兒很少到她們的夢境裏來實現，這是很使她們認爲失望的，三姨
母在不久也回到天津夫家去了，的確只能在夢境裏會見她的姨甥
楊必了。歡喜俱樂部裏的會員孟爾賢說：楊必是色鬼，却不知道他是
人家夢境中的賈寶玉呢？

這夜楊必到了花花舞場首先和陳薔薇對舞，他靦了薔薇的神



色，就知道又得着了一些勝利，他也知道薔薇是歡喜俱樂部的會員之一，爲着要得到和她親近的機會加多，所以也要加入俱樂部做會員，首先和范小毛等這般人聯絡，得着他們的歡迎，快要做會員中的一份子了。他明明知道會中的男會員，不能對於會中的女同志加以妄想！自恃對付女人的經驗，有十二分的把握。不怕不到他的手中，認爲會中的章則，不能拘束他的自由行動。但是他沒有知道俱樂部的主席范小毛，他是陳薔薇唯一的保護人，絕對不容第二人染指，他知道了這內幕，那是他決不會加入歡喜俱樂部，勢必另想方法，從范小毛手中奪得陳薔薇的愛了。其實他沒有恆久的愛，根本不配和人家競爭，他卑鄙的性格，却自以爲是，依舊抱着最好的女人，是沒有弄上



手的女人，弄上了手的女人，就是最不好的女人。眼前的薔薇，沒有弄上手，他當然認爲最好的女人。薔薇那裏知道他的品性是這樣的卑劣呢！她已經忘去了親口對范小毛說的放心，我決不受他的誘惑的話兒了。她一顆脆弱的心，早給楊必打動。她在舞場散出的時候，楊必伴着一同跨出了花花舞場，笑着對她說：能夠允許讓我的汽車送密斯回府嗎？謝謝你，你請罷！她也笑着回答拒絕了他的一片熱心，她並不是不愛坐了汽車回去，也不是防楊必在車廂中和她纏擾，她另有她難言的隱衷，不能讓楊必把汽車送她回去。楊必遭受了她的拒絕，雖然略覺有些兒難堪，但是認爲薔薇對於他還未達到深信的時間，所以拒絕同車，就微微笑着和她分別，坐上他的汽車，薔薇究竟心中



愛他的吧！所以防他誤會，免她不高興起見，親手替他關上汽車的門，還表出媚笑的情態，低低的對他說：密斯脫楊，你明天得早一刻來呢？我還有幾句話預備對你說呢。她的媚笑軟語，使得楊必先前的一些難堪，完全化爲烏有。他把車門依舊開了，笑了說：你有什麼話，此刻也能講的？

薔薇嗤的一笑說：不！此刻不能就說給你聽，你明天早一刻到舞場就是了。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現在我另外有事，一時不便和你說得明白，你要原諒我呢？

楊必點了點頭道：那麼明天你也要早些到，我們一塊兒吃晚飯罷！

薔薇點點頭，把車門碰上，向着汽車夫揮揮手，汽車夫把車子開動，薔薇望着車廂裏的楊必，媚笑了，手按着朱唇，把手一送，表示送一個吻給他，那是使楊必何等的高興呢！楊必的汽



車去遠了，她纔緩緩地離開了花花舞場。到她的目的地去。



第十四章 色迷天尊



第十五章 神祕街坊

一 鸚鵡咖啡館的經理

陳薔薇在上午三點半鐘的時光，回到了她的家裏，很疲乏的身體，不能立刻躺倒在床上休息，先得把她這天的收入，供獻給她的雙親，鈔票幾張，洋錢幾塊，角子幾角，銅幣幾枚；全數的拿出，身上不剩一枚銅子，涓滴歸公，全數拿了出來。經過橫在板舖上吃紅丸的雙親，她的正式丈夫仇老四，證明她身上沒有小貨之後，纔能把她疲乏的身體，親近三塊堅硬的松板，拼成的床舖。她在舞場裏，誰不承認她是



皇后公主的身份。到了家裏，真是可憐，遠不如普通人家的女人；要是戀愛她的一班舞客，知道了她蜷縮在破棉絮裏過夜的情景，他們景仰她的熱度，至少要減去一半。現在的世態，不要說是男子須在身體的外表上，引起人家的敬重。便是女人，也一般的景况。假使一個女人有了漂亮的臉子和身材，却沒有漂亮的裝束，卽是一般的不能引起臭男子的注意。前人也有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這個譬喻，可知修飾的重要了。所以現代儘有家裏沒有隔夜米，身上却像花蝴蝶似的，裝束得格外的漂亮。薔薇家境，這樣的狀況，她從不肯讓男朋友知道她的住處，免得看破了她的真相，遭受人家的誹笑。范小毛終算是她最要好的男朋友了，也沒有知道她家裏的實况。薔薇的



用心可也夠苦的了。她在休息疲乏的身體時光，她的雙親和丈夫，還在興高彩烈吃紅丸呢！他們全靠薔薇一人的收入，過着不勞動而坐食的生活。他們毫不替薔薇着想節儉些，消耗儲蓄些餘款。薔薇的處境，確實很是可憐；然而有誰知道呢？在平日她睡到了板鋪上，爲了很疲乏的關係，合上眼，就會很沉酣的睡去。這夜她却破例了，在她的腦海裏浮起了兩個人的影子。一個是范小毛；一個是楊必。一霎時似乎小毛擁抱了她，接着甜蜜的嘴，反覆再三，囑咐她不要受楊必的誘惑。一會兒，懷抱裏的范小毛變了楊必了。他是多麼漂亮呢！微微的笑，似乎具着電力，溫柔的體態，真像一頭馴羊。十全的男性美，是怎樣的可愛，他那樣的親近，我能夠把他冷淡嗎？霎時又像小毛了，他很懇切的



說：不要給色鬼破壞了我倆的情愛，楊必是色鬼嗎？那是太卑劣了，我不能和他親近吧？楊必的影子，又浮在眼前了。他處處能夠勝過別一個男人，他一定遭受他們的嫉妬，指斥他是色鬼，那是他們的破壞，他不能據以為信的吧！她這樣的思潮，翻騰在腦海裏，使她的神經煩燥，再也不能甯靜，輾轉反側，直到了天明，沒有睡着。她的雙親和丈夫，却已經深入夢鄉了。

每天的午後，歡喜俱樂部裏的會員，終要到俱樂部去走一趟，會員們會了面，他們的談話，終不外乎誇張各個獵豔手段的高明，也有批評各種女性的美點和缺點。便是女會員和女會員，她們雖是不像男會員們的高談闊論；但噉噉促促的小語，也是說她們心目中的男



性如何如何。這時在下午的三點鐘左右了。會員室裏的一張長沙發上，給方巧玲劉伏雄兩個女會員佔據住了。另有幾個男會員圍坐在一張小圓桌前談笑着，他們和她們，各不相涉。伏雄把一顆奶油太妃糖的包衣剝去，拿糖擽進巧玲的嘴裏，笑着說：「你也不要守什麼秘密了，我都已明白呢！」巧玲噙的一笑，嚼着嘴裏的糖，低低說：「什麼秘密？西洋鏡早拆穿的了。嘿！在這一條神秘街坊上，包含多麼深奧的神秘。伏雄又微笑了。這樣說着，巧玲抱着膝蓋，脚尖抵在地板上顫動了一陣。說：「伏雄，我們到那邊去吃杯咖啡罷？」伏雄笑着表示同意。她們把鏡盒裏的粉，輕輕的在臉上敷了一層，你的口脂太淡了。巧玲對伏雄說：「伏雄笑着說：太紅了也不好。但是她依舊取了口脂，把唇兒染紅了一些，

她們費去了十分鐘的照鏡子工夫，纔離開了俱樂部，到她們的目的地點。

充滿了異國情調的咖啡館，當然沒有鄉曲會去光顧。所進出的，無非是摩登男女。在這條神祕之街上，咖啡館要算最多了；但在五點鐘前，照例是生意清閒的時間。劉伏雄，方巧玲，却跑進了一家題名鸚鵡的咖啡館，當然這家的一切佈置，完全異國色彩，只是主人爲華人，經理謝剛，在俄國留過兩年學，因爲他的行爲太浪漫，受當局的驅斥，回轉了故國，經他籌劃之下，倡辦了這個咖啡館。他完全雇用女招待，分着中俄東三類，都是經過他精密的挑選，完美的訓練，造成很優良的女招待；所以他的營業，比衆的發達，主顧却以華人爲多，碧眼的顧





客，全是武裝同志了。謝剛的年紀，還沒有過三十，雄健的軀幹，高度在七英尺以上，巨大的眼珠，充滿了精神，皮膚很油潤，臉色微微帶些黑，臉上常留着溫和的笑容，讓主顧瞧了，不覺得可厭。他管理一切，十分精細，絲毫不肯疏忽；但是在他的女朋友來時，他就會放棄原有的精神，盡他的能力，對付女朋友了。在他手下辦事的人，都能說這是他的弱點。現在他的女朋友方巧玲來了，還帶來了漂亮的同伴密斯劉伏雄，格外引起了他的特別興趣，唱出歡迎曲的聲調了。

二 與衆不同的香水精

鸚鵡咖啡館樓上的一角，有間特別精緻的小房間，佈置得非常



考究，織花絲絨的窗簾，遮隔了窗外的光線，一千五百支光的電燈，吐出強烈的光明。滿房間雪亮，摩登化的傢具，完全含着藝術意味。這一間是謝剛招待女朋友的場合。他引着巧玲和伏雄踏進裏面。我替你介紹了。謝剛，這位是密斯劉。巧玲尖銳的聲調說着。伏雄展着蝴蝶式的笑容望着謝剛微笑。謝剛用很誠摯的態度說：密斯劉，請坐罷！巧玲拉了伏雄的手，已經一同坐在三角式綉花的錦墩上面。謝剛在他的衣袋裏，摸出了一只精美的煙盒。他把盒蓋緩緩的開放，使得盒蓋上的細巧雕刻，映進她們的眼簾。巧玲已經見過幾次的了。伏雄還是初次瞧見，覺得摟抱的一對男女，雕刻得多麼生動，不免回轉眼光，對着巧玲微笑；同時謝剛送上了巴黎貨的紙煙，用煙吧？謝謝！我不吃煙。伏



雄沒有接受他的煙，巧玲笑着說：替我們來兩杯咖啡罷！爲着她們不抽紙煙，謝剛也不吃了，把煙袋放進了衣袋，按着電鈴，吩咐預備她們的需要品。不多時，就送來了最可口的兩杯咖啡。謝剛在凝視伏雄有兩分鐘後，笑着說：密斯方，我覺得密斯劉，很像電影明星粉蝶兒。但是粉蝶兒沒有密斯劉的秀麗。伏雄笑了說：這恭維我受不住。謝剛很高興的神氣說：好極了！密斯劉的一笑，更像粉蝶兒。巧玲點着頭道：本來都說她像粉蝶兒呢！你就高興得像發見了新大陸。她含着譏諷的態度而說：謝剛並不理會，施用他的口才，和伏雄問答一切。巧玲就一味喝她的咖啡，過去了一個鐘點，謝剛還是和伏雄娓娓談着。謝剛，浴室空閒嗎？巧玲突然的問着。謝剛掀掀了肩兒，對着巧玲笑了說：密斯需



要牠的話，牠正閒得很冷靜，很歡迎密斯去光顧。他冷雋的口吻，博得她們都笑了。謝剛引巧玲到浴室的門前，巧玲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笑着說：去罷！不要冷落了密斯劉。什麼話？謝剛抱住她的雙肩問着，她露着狡狴的笑容說：你正像浴室一般的空閒，很歡迎密斯劉的光顧呢？哈哈！哈哈！謝剛大聲笑着。巧玲推開了他的雙臂，走進了浴室，砰！閉上了門。謝剛望着門，撇撇肩兒，回到了相近特別室的門前，他又悄悄的退回了，跑進他的寢室，拿了一件東西，塞入褲袋，纔重復走進了那間特別室。伏雄笑了問：密斯方，真去洗澡了嗎？謝剛微笑了說：是的！她每次來，終要洗一回的。說話時，已經走近了她的身前，他高高的鼻子，嗅動了幾嗅，很像一頭獵狗。低聲笑着說：密斯劉所用的香水，是巴黎



貨吧？伏雄微笑了說：我並不考究這種，隨使用一些，也不一定用一種什麼牌子的香水。謝剛從褲袋裏摸出一只錦盒，從盒中拿出一只精美的小瓶，瓶裏盛着黃色的水。伏雄瞧着，知道是一種名貴的香水精了。因爲只要從裝璜上去判斷，一定不是普通品了。果然謝剛說了。密斯劉，這一瓶香水精，是一位巴黎夫人送給我的，雖不能說最最高貴的東西；但還不錯。我替密斯洒一些在掌心裏，請密斯評判下子。說着，旋動他手中的瓶蓋。伏雄笑着，展開了一只手掌笑說：我知道些什麼好歹呢！謝剛把所謂香水精的香水精，在她的手心裏滴了幾滴，伏雄收回了手掌，湊近鼻邊嗅着，一縷異樣濃烈的香味，透進了她的腦門，覺得果然與衆不同，連連嗅着，不忍再把手掌離開。她的鼻子，嗅到了



與眾不同的香水精，伏雄的臉上，發生了一陣異樣的潮熱，眼波流動着，似乎有淚水要滾落了。她的心特別的跳動，浮蕩的手掌，還不肯離開鼻邊。謝剛已經關閉了門，挨在她的身邊坐着，笑着說：這香水精如何呢？她水一般的眼波，溜在他的臉上亂轉，她的臉上更增加了紅色。謝剛在他的手掌裏，也滴上了一滴香水精，挪開了她的手掌，把他的手掌湊到她的鼻邊，她鎮不住的心弦，又吸引了這一股慾香，她如同綿羊般的柔順，到了謝剛的懷抱裏，嘴和嘴相接着，她一些也想不到。謝剛是第一次見面的男朋友，似乎生平惟一的情人，只有眼前的謝剛。香水精的特別香味，改變了她的意志。他們到了一張寬大的沙發上去了，伏雄就做了一個溫馨甜蜜的豔夢，夢裏和謝剛非常的纏綫；



同時謝剛也像紅樓夢裏的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非常的得趣。『自古多情空餘恨；由來好夢最易驚。』他倆的好夢，時間並不長久。一刻兒，就驚醒。伏雄懶洋洋的靠在沙發上，謝剛悄悄的把門開了，故意的站得遠遠的，離開那伏雄的坐處，拿出他的紙煙抽着，沒有吃半枝煙的時間，方巧玲笑着跑進來了。說：『伏雄，你也去洗回澡罷？』伏雄很心虛的臉上一紅，搖頭說：『我爲什麼要洗澡呢？』巧玲的眼波，在伏雄的全身，掠了一遍，回過眼光，射到謝剛的臉上。她微微的一呆，突然的放出了她尖銳的笑聲。『哈哈！哈哈！哈哈！』謝剛很鎮定的微笑了問：『密斯方，你笑我嗎？』『啊！哈哈！哈哈！哈哈！』巧玲還是縱聲笑着，手指指着謝剛。伏雄的眼波，隨了她的手指，瞧到了謝剛的臉上，她立刻發窘，頭頸低垂。



了，臉兒飛紅。謝剛也從鏡子裏發覺了，巧玲的所以笑，原是一個紅紅的吻，印留在頰上。那是一時的疏忽，却防伏雄因此而惱恨，急向巧玲暗使一個眼色。巧玲瞧了伏雄的神態，便也收住了笑聲，瞧謝剛擦去了頰上的吻印，在十分鐘後，她們就離開了鸚鵡咖啡館。伏雄的神志，給外面的風吹醒了，覺得香水精的特別，而暗暗的慚愧，她並不遮飾，向巧玲吐露了實情，巧玲微笑了說：伏雄，我也是過來人呢！這就是神祕之街的神祕之一吧！伏雄也笑了。

三 特別手段的理髮師

在深夜三點鐘時候，鸚鵡咖啡館停止了。營業樓上的特別室裏，



方巧玲正接受謝剛給她的一捲鈔票，狡笑着問：多少？謝剛撇撇肩兒道：老例一百五十塊。巧玲帶着忿意說：什麼？密斯劉這種人，你也給我老例的介紹費嗎？那不行。謝剛冷冷的說：你收受我的介紹費也不少了，究竟你的出力有限，我全仗香水精的魔力呢！密斯劉果然比較了其他的好；但是你允許把那個跳舞明星陳薔薇介紹給我，到現在你還沒有讓我弄上手；假使把她弄來了，我加倍酬謝你介紹費。巧玲披了披嘴，把鈔票藏入她的手篋，她專一把女朋友勾引到這裏，介紹給謝剛。每次得到他一百五十塊介紹費，倒有二三千吸進她的手篋了。她這種的收入，偏也不能積蓄。她這次收入了一百五十塊，就走出了鸚鵡咖啡館。在同一條街上，離這邊不遠，有家電花理髮館，原是很摩



登的理髮場合，主顧都是上等人物，所謂上等，只是服飾上等罷了，不是包括人格在內的。巧玲的理髮，也是專一這家，還認定了專一的一個理髮師馮六梅。她愛他的手段好吧！所謂的理髮費，時常超出她所得的介紹費以上。她每星期至少需要馮六梅工作兩次，否則她就要寢食不安了。白天她知道六梅的工作忙，她也不愛他白天替她工作，終是深夜去做主顧。這時候，電花理髮館的前門，早已緊閉，只是後門却通宵的出入無忌。巧玲是輕車走熟路，不必摸索，早穿進了弄堂，跑入了電花理髮館的後門，一些不留頓，跑上了三樓，到一間房門前，敲動着門。小馮！小馮！她尖銳的聲音，驚動了房間裏的小馮。他已經辨出是她來了。他披衣下床，密斯方嗎？說着，把房門開了。巧玲走進房間，把



門關上。小馮把衣裳穿着好了，微笑了說：密斯需要我工作嗎？巧玲傲然道：不必多此一問了。接着却打了個呵欠道：倒覺得很疲倦呢！就在六梅的床沿上坐下。看六梅瘦長身材的背影，在電燈下忙亂着，預備一切應用的東西，在他一切將近備齊的時光，她却躺倒在床上了。六梅開始他的工作，她是老主顧，當然深悉她的脾氣，她歡喜刈去一切細軟的短汗毛，所以六梅的第一步工作，用柔軟的熱手巾，揩拭了一遍，使得那些短汗毛受着水氣的沾潤而柔軟，爲着皂膜，含有刺激，所以不用，只用熱手巾揉擦着，總用鋒利的剃刀，輕輕落手修去。她所有的短汗毛，每次剃着，終覺得汗毛的柔軟性，每次加些硬化，不是六梅用軟硬得竅的腕力，實是不容易對付，不比修男人嘴上的鬚根，容易



着手呢！在那些穢穢的東西，一掃而光之後。第二步就是洗滌工作了。大概她油膩品太多吧！洗後的水，終是十分的污濁，他不憚煩勞的再三換水，直待水色清潔之後，他便加入芬芳的香水和粉。第三步工作，是六梅最吃重的工作了。也是他最得巧玲歡心的工作。所以他在進行第三步工作的時候，巧玲終是忍不住的發出了格格笑聲。這一步工作，不是巧玲命他停止時，他不能停止。在她覺得足夠的時候，她低低的說了聲好了。她的腿微微的一伸，六梅抬起了頭擺動他細長的頭頸，可見他的頭頸很酸。接連又吐去了幾口唾沫，早預備好的一玻盃白開水，他漱口過後，再用藥水替她洗滌一次，他纔到床上休息。巧玲在他休息了一陣之後，她就睡着在他的床上了。因為這時候，已



經快要天明。在她離開六梅的房間前，六梅對她說：要一百廿塊正用，她在手篋裏數出了一百廿塊，毫不吝惜的給六梅說：就算付給你的理髮費罷！六梅似乎應該收受她這筆錢，並不向她稱謝一聲，只微微笑着，把她從後門裏送了出去。她離開了神秘之街，回到她的家裏，吃過了午餐，又望獵豔俱樂部去。她想引陳薔薇到鸚鵡咖啡館，好到手一筆加倍的介紹費；但是她也知道薔薇不比伏雄易與，曾經幾次邀她到那邊去，終是給她婉詞拒絕。心想用什麼便利的機會，引她到了那邊，就不難進帳一筆款子。她單爲個人着想，他人的損害，她却顧。這種女人，也可說卑鄙透了。然而現時代能夠不爲個人着想，謀他人利益的，能有幾個呢？也不必去獨責一個蕩婦了。她到了俱樂部，爲着

時間還早，其他會員還沒有一個到來，在三點鐘過後，男女會員纔陸續而來。第二個到的人，却是法學家茅公權，帶着一個非會員，跨進了會員室，他問巧玲，小毛來過了沒有？巧玲搖頭說：沒有來過。他對回來的人說：小馬，我們候他來罷？後事如何？且待下文。





第十六章 明星糾紛

一 洛陽兒女對門居

馬自求的光降獵豔俱樂部，當然奉了金太太的使命；就是那天晚上，他在十一號，和曼曼說起，認識獵豔俱樂部姓茅的會員，曼曼就去報告金太太，金太太便和自求會面，要他在最近的幾天裏面，把范小毛引到十一號。自求當時担任了下來，却提出一個條件，要求金太太在這幾天裏，探聽茉莉，是不是和小胖子黃蘭生，陷害他的愛人小寡婦孫儀鳳。金太太也允許了他。自求就開始進行。他先去找尋姓茅



的朋友，便是那個法學家茅公權。這天到公權的事務所去訪公權，纔知公權上蘇州辦理一件訟案去了，須得隔兩天回來。自求只能候了兩天，這天會面了，自求早已胸有成竹，先花費了五十塊，請他做了金太太的法律顧問，生意經上門，茅公權當然歡迎；又請他上館子吃飯，慢慢的談到獵豔俱樂部問題上。自求請他介紹入會，也要做個獵豔會員，公權就說先要和主席范小毛接洽好了，纔能談到入會問題，要是小毛允許，就沒有什麼問題。自求便要他介紹和小毛會會面。公權約他這天同到俱樂部去。他們到了會員室，公權見只有女會員方巧玲在着，詢問之下，知道小毛還沒有來過，就在會員室裏坐候。閒着沒事，自求詢問公權，近來可有什麼豔遇？公權微笑着說：我本身沒有



什麼豔遇，這回上蘇州，辦理的一件訟案，我的當事人，倒是一則豔史，我能夠講給你聽聽。自求笑着道：你的當事人是誰？公權笑道：也是一位明星，案情是強姦。自求哦了聲道：是不是女明星田霜菲的事嗎？公權點了點頭。自求笑道：那是內容你很詳細的了，我洗耳恭聽，你說罷！

『洛陽兒女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小姑娘在十五六歲的時光，真是像含苞的花朶一般的，能夠引人格外憐愛；尤其是新時代的小姑娘，活潑潑地嬌健可人，不比舊時的小姑娘，躲在深閨，不讓外邊人覩面，瞧見了一個陌生人，就要面紅耳赤。她們儘是很大方，在人前會說能笑，一些兒沒有扭捏作態。密斯田霜菲，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那時她還在女學生時代，嬌健的體材，秀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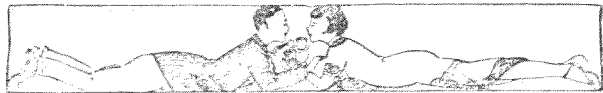
的面貌，不必靠脂粉的修飾。天然的紅紅白白，有充分的康健美。她家境並不十分寬裕；所以她身上的穿着很樸素，不覺得寒酸，反見淡雅宜人，當然全仗她的天然美麗了。她住在上海城裏的星河街，是住宅區。在這條街上，都是住戶，沒有商店。街道雖不十分闊，倒也很清潔而整齊。在田霜菲家的對門，有座高大的舊式住宅，這份人家，是故紳韓書香的宅第，老鄉紳門戶，在星河街上的許多人家，要算韓家首屈一指的富戶了。那時候韓書香雖已故世，他的兒子韓繼英，多財善賈，更使家業興隆，日臻發達。繼英的兒子承祖，也已經廿二歲，娶了媳婦。承祖仗着蔭下之福，獨子之寵，不經管什麼正務，只會分利，不能生利。他老子只顧生財有道的店務，沒工夫顧問家務，更讓承祖毫無顧忌，他



爲着所娶的妻子，才不出衆，貌不驚人，很不滿意，夫婦間的感情，不用說是很惡劣的了。他免不了到外面去荒蕩。有天是星期日，他在家裏，吃過了午餐，又要到外面混去了。跑出大門，恰巧田家的門裏，跑出了密斯田霜菲，和她的一個女同學。他瞧見了霜菲，暗暗的忖念，這個小姑娘，已經長成得這樣的漂亮了。她住對門有好幾年了吧！前兩年瞧見她，還很矮小，不在我的心上，毛頭姑娘十八變，變得這樣了。不知道她們到那裏去？心裏想着，脚步兒却緊緊的跟隨在她們的後面，聽她正在低笑着說：不能夠聽出什麼話；但是覺得她的聲音，很柔軟悅耳。他一顆心，已經迷戀了這個對門兒女了。跟着她們走，見她有幾次回顧着他；似乎在微笑，更使他的心弦震蕩。跟她們走到了一家女學堂前，

瞧她們進去了，她們原是要去參觀這學堂的紀念會的。他沒有參觀的入場券，當然不能夠跟着進去，悻悻的離開。他的心頭，深印了對門小姑娘的影子。

佔便宜在是對門鄰居，終有機會給承祖。他每天早晨，在門口候她上學，做她的義務保鏢，跟她上學。飯後又是一趟，散學的時候，從學堂附近保護她回來。早晚殷勤，風雨無阻，早引起了她的注意和詫異，漸漸的有機會讓他交談了。慢慢地相熟了。最後約她星期日外面玩去了。贈送她所心愛的東西了。感情一天好上一天了。他正在暗暗欣幸着，突然的起了波折，她的父親死了，她輟學了，她遷居了，使他感受到非常的不利便，不能再像平日天天會面，深恐原有的感情，爲了隔





離的原因而疏遠。

二 有花堪折直須折

十七妙華年，是女人的黃金時代；尤其是田霜菲姑娘。她在這時候，豔名流佈了大眾，她出落得越發漂亮了。追逐她的異性，也不止一個韓承祖，已經有了不少的男朋友，對於承祖的情感，不見得比從前增加；原因就是男朋友多的影響。承祖對於她的野心，早就勃勃，到這時期，他再也不肯因循坐誤，覺得『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不要讓別人捷足先得，空費了自己多時的心血。他籌劃了一切，這天是炎暑的晚上，他約着霜菲同坐了汽車兜風，消磨去幾個鐘點。



在十一點鐘的左右，又在一家消夏花園裏面，同吃色白大菜。他的甜言蜜語，哄騙她吃去了兩大杯啤酒。她平日是滴溜不飲，啤酒雖說力薄，究竟她也忍受不住，未免有了醉意，最後承祖和她離開了消夏花園，到了一家大飯店的房間裏。霜菲臉兒紅紅的橫在床上，微微的說：『我醉了，頭暈得很呢！眼兒惺忪着，那副態度，當然更使承祖心動。』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到了這種地位，承祖還肯放棄權利嗎？但是承祖一經親近之後，起了美中不足的感念；原因所折的花，已經是一枝殘花了。不知什麼人，捷足先得，折取她的含苞花朵。他摟了她詰問，她嚶嚶的哭了，說他不應該破壞了她的處女貞操，還忍心問這種話，當時他爲着要她高興起見，就自承了失言，哄她歡喜，在口



頭上還和她訂了一個約。在最近的將來，和他的妻子離婚，和她正式婚娶，霜菲纔破涕爲笑；但是承祖的心裏，終覺霜菲的處女貞操並非由他破壞。從此之後，他和霜菲，不時的幽會。他也供給過她不少的費用。荏苒光陰，又是一年過去了。霜菲的男朋友更多了。她的豔名更大了。提起了田二小姐，城裏的青年異性，都能說她的舉動體態。那時她和承祖，已經疏遠了。承祖也爲着她沒有專一的愛，便也對她冷淡。她又進了一家電影公司，拍了一本什麼處女恨，居然也是一顆明星了。只是收入有限，她個人的開支，和家庭的負擔，却是不小，她就感到經濟的困難；並且做了電影明星，交際更加廣闊，一切開支，越發浩大，她不得不向有交情的男朋友，設法籌措，在許多男朋友裏面，要算着韓



承祖最是富有，她當然要向他商量。一而再，再而三，承祖應酬了她幾次，也有近二千了。她還是不斷的需索，承祖就不願再和她會面了，很使她怨忿，她就寫了封信，詰問他以前的約語，什麼時候，纔能正式婚娶，要他一個滿意答覆，當然信上還有責他薄倖的說話。承祖接到了她的信，毫不顧慮的答覆她一信，聲明他們只有朋友的情誼，他已經有了妻室，根本不能停妻再娶；或離去妻子，否認了從前口頭上的約言。霜菲接着了承祖這樣的一個答覆，當然更加怨忿了。她的老母，也很是憤怒，這天湊巧有個男朋友管麻皮，到她家裏，他是趙立明大律師的幫辦，他知道了她們母女兩個生氣的原因，就便中說起延請趙律師，控告韓承祖。她們一則氣不過承祖，二則聽了管麻皮的話兒，可



以索取承祖一筆鉅款，便利管麻皮同到趙律師的事務所去，和趙律師商議妥了一切，由田母出面自訴，控告韓承祖，強姦她的女兒，指霜菲被奸的時候，還未滿足十六歲，沒屆成年的年齡。訟事成立後，韓承祖當然也延請律師對抗；但是趙立明大律師的手段高明，早有盛名，被告方面也知道他的厲害，不知什麼意思，原告能夠勝訴的，結果變成了敗訴，偷鷄不着蝕把米，田霜菲那裏肯甘休；並且訟案的詳情，在報紙上披露，惹起了萬衆的注意，要是認輸，不再上訴，聲名上更覺難堪。到這時候，變成了騎虎之勢，不得不上訴的了。

趙大律師知道被告方面另有原因在着，自知不能勝訴。當向原告方面解釋，叫他放棄上訴權利，原告方面那裏肯聽。另行委了藍律



師上訴；但是結果仍是不得勝利。原因據說在初審上，法官看見田霜菲兩只碧綠眼睛，四面溜着，又畫了二條月牙色眉毛，面上塗得像棺材裏的死人一樣白，嚇得法官一跳，心裏曉得她一定是一個尤物。所以辦了她二個月的緩刑。她還不肯敢服，執意還要上訴。這次就延請了茅公權和另一位陸姓律師，共同進行。這回公權上蘇州的結果，不幸得很，霜菲的控訴，還是不成立呢！只是田霜菲的名字，經過了這番訟事，又像她所拍的處女恨一本戲，有些相同。因此聲名洋溢，都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女明星了。

茅公權把田霜菲的事，講給自求聽了。自求笑道：我在報紙上，瞧見什麼承祖身上的暗記，她能指點出，究竟是怎樣的呢？公權笑道：這還



用說嗎！他們發生過肉體上關係，暗記明記，當然知道。自求笑問究竟霜菲的處女膜，破壞在什麼人身上呢？公權笑了笑：「這個只有田霜菲肚裏明白的了。」他們兩個笑談了一陣，獵豔俱樂部的會員陸續來了，偏偏范小毛姍姍來遲，累他們望酸了頸子，倒是方巧玲所盼望的陳薔薇，却翩然降臨了。巧玲如同拾得了寶貝，笑着迎上前去。

三 打倒舞場管理員

陳薔薇的到俱樂部，也是要會小毛的面，所以她開口先問巧玲，密司方，范來過沒有？巧玲笑着說：「沒有呢！」她倆在長沙發上坐下了。自求在薔薇進來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見開口問的話，雖沒有



說出小毛的名，只說范來過沒有，就疑心她就是跳舞明星陳薔薇，找范小毛的。便暗暗的詢問公權，這一位也是女會員嗎？公權微笑了說：是的。她便是花花舞場的紅舞星陳薔薇。自求暗暗點頭，果然很漂亮。他的眼波，不時的溜過去偷瞧，給他發見了她哭泣過的形跡，悄悄對公權說：她碰着什麼不如意的事件了吧！你瞧她的眼泡，紅腫着呢！她雖是略用紅脂遮掩，但終掩不住腫呢！公權一看，笑道：果然。小馬，你真心細，你不說破，我還不覺得呢！不知道她受了誰的委屈？我猜她也許要在小范面前哭訴吧！自求聽着，默默地出神。

就在昨天晚上，薔薇受着了一場委屈，花花舞場的經理，爲着她昨夜到舞場的時光，已經又是十點過後了。她的遲到，不是第一次，已



經接連有好幾夜了。經理知道她最受舞客歡迎的舞女，倒也不敢斥責她，防她因羞生惱，想含糊過去；但是場中有個管理員，是股東方面的人，他對於薔薇，很不滿意，一半也有私公作用，爲着場裏有個舞女張寶寶，和這管理員，很有交情，寶寶有個舞客，很肯花錢，過去時期，在寶寶身上，也花去了不少，在最近的兩星期裏，這舞客的態度，變了專和薔薇親近。在薔薇方面，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在寶寶却認爲薔薇奪了她的好主顧，很覺難堪。私下對那管理員說了，管理員就替她在薔薇面前發話，說她不應該奪人所好，在同一場子裏，應該要有些義氣，諷刺她疏遠那舞客，使他依舊和寶寶要好。薔薇原本不把那舞客特別看待，只是給管理員這樣的無理干涉，反生了意見，當時就對管理



員說：舞客的愛和任何一個舞女親近，在舞女的本身，是沒有拒絕舞客親近的權力。反之，舞客不愛那舞女，舞女也不能禁止他和一個別舞女親近。她這兩句話，說得很乾脆。管理員撞了她一鼻子灰，也不能斥她的話兒不合理，只有忍了這口烏氣。這一夜，薔薇對於那個舞客，格外的施用她籠絡手段，使他開了香竇。這一來，更使管理員和張寶寶難堪了。可也不能把薔薇奈何。她幾夜遲到舞場，管理員趁此施他的報復，去報告經理，指薔薇違背場規，任令她遲到下去。其他的舞女，效尤起來，那是對於舞場的營業前途，很有影響。經管理員這樣一說：薔薇昨夜到了場，就傳進了經理室。經理倒也並不把她嚴詞申斥。只略略說幾句，喚她不儘要這樣的遲到，免得他人效尤。薔薇當然願意



接受。管理員在一傍，覺得經理太優容薔薇，自仗股東的脚力，又是管理員的職位，就現出嚴厲的面目對薔薇道：你這樣的破壞場規，照例要扣除你俸金，下次再犯，就要開革了。你不要自仗是個明星。哼！這裏也不靠你一個人呢！你放明白些！她怎肯受他這頓搶白，就忿忿的說：什麼放明白？誰又是明星？神氣活現什麼？跳舞場的管理員罷了。她反唇相譏，管理員惱羞成怒，嘴裏罵着爛污婊子，動手就打薔薇的巴掌，經理趕快攔阻，薔薇的頭上，已經給他打着了一下，她就鬧着不依。管理員也聲勢汹汹。經理和其他的職員，從中攔阻，好不容易把薔薇勸出了經理室。不多時，這消息已傳到了舞場，凡是傾倒薔薇的舞客，都替她不平，尤其是楊必，格外的憤怒。他立刻發表他的主張，徵求大眾的



同意，他指管理員壓迫弱女，是人類的蝨賊，爲人道公理着想，應該把他打倒，應該請求舞場經理，把他停止職權，勒令他當衆向薔薇道歉。楊必的主張一發表，這般舞客，都是年輕好事的朋友，那般傾倒薔薇的舞客，更是十分激烈，一窩風的喊打倒管理員，公推楊必做了領袖，同到經理室，去替薔薇抱不平。他們烏亂的時候，舞女張寶寶，看風頭不妙，先跑到經理室去放風，那管理員還不知道外面風潮擴大，尙在忿忿不平，要經理把薔薇開革。張寶寶進來一說外面的情形，經理搓着手喊糟糕。寶寶對管理員說：你還是避一避開罷！一句話提醒了經理，連說很是。對管理員說：老兄，光棍不吃眼前虧，還是避一避，這裏有兄弟調停，管理員嘴裏說着我不怕他們，內部的事務，外人不能干涉，



心裏都也有些胆寒，趁其他職員拉他走的當子，就悄悄的溜出了花舞場，等到楊必率領衆舞客湧到經理室時，早已沒有了他的影子。經理當然接受衆舞客的條件，向他們稱謝愛護薔薇的盛意，表示願意更換管理員，聲稱情願代他向薔薇道歉。這樣一來，衆怒當然平息。楊必的本意，原只要讓薔薇有面子，就肯了結，既經經理調停得很好，也不肯再做兇人，就和大衆很滿意的退回舞場。薔薇的怒氣也平了。到舞場向大衆稱謝。經理果然當衆向薔薇道歉。在大衆的鼓掌聲裏，樂聲跟着奏動，楊必就擁抱了薔薇跳舞，風波本能告平靜了。那知管理員却認爲奇恥大辱，他出了舞場，就去邀集他的朋友，趕到了舞場，要利發起替薔薇抱不平的楊必交涉。他們手裏，都拿了手槍，聲勢汹

汹的闖進舞場，幸虧經理得訊早，趕到攔阻，舞場秩序，已經很是混亂，趁大眾混亂時候，楊必由幾個知己朋友，保護出了舞場，薔薇也躲進了化裝室，避他們的兇鋒。他們揚言要把楊必薔薇置於死地，薔薇當然很覺恐慌，這夜回去，又受她雙親和丈夫的斥責，她整整的哭了一夜。到天明纔疲倦了睡去。這時候到俱樂部來，原想和范小毛商議今後的辦法。在五點鐘時候，范小毛纔到俱樂部。後事如何？且待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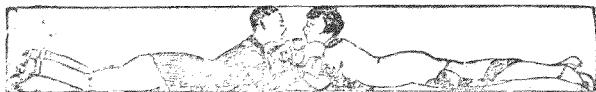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連環迷湯

一 開了房間津貼弟弟的姊姊

范小毛和陳薔薇會面後的結果，決定薔薇脫離花花舞場，由小毛出場，替她向舞場經理交涉；在薔薇的談話完畢後，茅公權纔把馬自求介紹給小毛相見，說明自求也要加入俱樂部。小毛表示須待下次聚餐會時，徵求了會員的同意後，再行答覆。小毛爲了要替薔薇去交涉；所以自求請他上館子晚餐，他也婉詞拒絕。自求約他明天的晚上一叙，他不能堅拒決絕，口頭上暫時的答應。自求和公權出俱樂部

的時候，小毛和薔薇也出外了。方巧玲空候了半天，不能引薔薇到鸚鵡咖啡館去，她當然十分的失望。

在花花舞場的經理室中，范小毛和舞場經理開談判。他說：薔薇爲了避免管理員的仇視，爲生命安全起見，不得和貴舞場解約。經理答稱管理員方面，由他負責調解，決能和平了結，不會發生什麼危險。現在能夠給假一星期，讓薔薇休息，在假期裏的工資照給，並不扣除。在這一星期中，管理員方面，定能疏通好的，這經理的確算好的了。小毛爲着薔薇已決意脫離，當然不肯接受經理的調解，就說先生的盛意，很是可感，鄙人替密斯陳代表致謝；但是密斯陳的意思，決定不肯再在這裏的了。她是個弱女子，雖然有先生愛護她，終不放心，日後





沒有危險發生，鄙人也認爲欲保安全，還是解約的好，請先生原諒！經理聽他的口氣堅決，知道不能轉圜的了。沉吟了一會兒，縐了眉兒微笑說：那麼密斯陳堅決要解約，她當然對於所訂的約，加過考慮了。凡是未滿約期，中途發生悔約，應該担負賠償損失費三千元，這一層如何解決？密斯陳對范先生說過沒有？經理借這一端要挾薔薇，她也早已料到，對小毛說過。小毛見經理果然提起賠償問題，就也微笑了說：我們也加討論過。論事實，密斯陳的和貴舞場解約，不能指爲自動的解約，却是受迫解約。這一層，也得請先生加以承認。但是密斯陳，她肯担負一半責任，對於賠償損失的數目，請先生減少半數，作爲了結，先生的意思如何？經理沉吟了道：這事很爲難，雖說論情形，密斯陳似乎



被迫解約，然而儘有餘地避免解約。現在既是她決意要解約，似乎不能卸去自動解約的責任，但是你范先生出場調解，兄弟瞧在范先生面上，就減少了三分之一，由密斯陳拿出二千元。作爲了結。密斯陳的脫離本舞場的確能夠使營業上受到影響呢！小毛瞧經理的神氣，知道不能再要求減少了，只得承認下來，允許在一星期內，把二千元送到。談判告終，他離開了花花舞場，到金星飯店，一百十號房間，和薔薇會面，她原是守在此地，候他的信息。小毛把談判的經過，說給她聽了。薔薇縐眉說：賠償半數，你允許擔任一千元，我已經也要去設法五百塊了。現在要二千塊，我也要設法一千元。這很難呢！小毛却道：在這一星期內，你去想法，要是不滿一千元，缺去多少，只有讓我想辦法湊齊的。



了。薔薇當然很感激小毛，這夜他倆就留宿在金星飯店。過了這一夜，范小毛便籌措允許薔薇的一千元了。他家裏雖是很富有，經濟權却操在老頭子手裏，他又沒有職業，當然沒有什麼收入可言。平日的一切費用，全仗東移西挪，從家庭裏拿出的錢，每月只二三十塊，不夠他一星期的揮霍；但是他有個同胞姊妹，很能救濟這個兄弟，每月津貼他的費用，常在百元以外，交付款子，終是開了房間付給，就引起了外界的誹語，其實也許是他的姊姊精細處。開了房間，把錢津貼弟弟，免得他的姊文的煩言吧！他爲了其他的款項，或者還能向他姊姊開口，惟有關於女人方面的事而需用款項，自覺難於啓齒；并且是整數的一千元，就說謊了去商議，知道姊姊未必就肯允許。



這一千元勢必向他方籌措的了，却使他很感困難，爲着是薔薇的事，不得不努力打開困難，這天他就開始努力。馬自求請他這夜上館子晚餐的事，早已忘得乾淨。在自求方面，却不肯忘記，下午四點鐘左右，又和茅公權，在俱樂部恭候范小毛降臨，將近六點時候，他纔悻悻而來。原因他奔波了一天的結果，沒有安慰的希望，還是需要一千塊呢。他瞧見了馬自求，纔想起了允許自求上館子一叙的話，沒精神的笑，淡淡的招呼自求，自求笑着說：沒有什麼公幹了吧？我們到那一家去喝一杯。他一些沒有心緒；但也不能拒絕自求。淡淡的說：不論那一家都好。同興樓罷？公權提議說着，他知道小毛歡喜吃京菜，特意說京菜館，小毛微微的點點頭。



在同興樓上，范馬茅吃着談笑。小毛的心有所思，舉動就有了可異。范，你有什麼心事吧？公權覺得可異而問着，密斯脫范，果然不很高興呢！自求接了公權的話，而說上這一句，讓人瞧出了有心事。小毛覺得有些沒意思了。忸怩着說：沒有問題。公權笑道：這一句話，就大有問題。有什麼事？朋友都能商議商議。小毛依舊搖着頭，公權笑道：明天密斯陳有什麼事？小毛順口就說：她倒是的。接着，就把薔薇的事都說了出來，自求就明白了，他大概經濟上感覺困難了，那是很好的機會，不要錯過，就在言語間，表示能夠替他籌劃一千元的意思。小毛萬想不到，一個新結交的朋友，有這樣的熱心，當然不肯再冷談自求了，頓形親熱起來。結果，自求在吃畢了晚餐，請小毛隨他到親戚家裏取款，他

當然願意，小馬就引他到了含英坊十一號，這就是小毛會踏進十一號門口的原因。

二 銀耳蓮子羹的神祕作用

小毛在會客室裏坐着，自求跑上三樓，對金太太說了。和金太太商議之下，自求回到會客室，和小毛敷衍。金太太打電話到唐夫人處報告。秦祕書長的姨太太夢玉，便趕到了十一號，到金太太的房間裏。金太太囑咐了她一番說話，纔命曼曼到會客室請自求和小毛。自求笑對小毛說：我的姨母金太太，她很爽直；又很好客，她請我們上去談談，瞧在借款的面上，小毛不得不跟了自求走，跑進了金太太的房間。





只有金太太在着，她含笑着招呼。自求開口就是叫姨母，金太太當然做像個姨母，她首先要讓小毛心定，所以就對自求說：你要調動的一千塊錢，停刻兒走時給你吧！還是現在就要？自求很隨意的說：停刻兒拿罷！小毛聽着，暗暗放心，坐着隨便說了幾句話。金太太很高興的道：我們打牌玩罷？時候很早呢！自求笑道：你老人家的打牌癮兒，終不改的。金太太笑道：肯和我打牌的，我最歡迎。自求笑問小毛，高興玩玩嗎？小毛雖是不要打什麼牌，但不肯做人不歡迎的客人，不得不借此巴結金太太。就笑着說：很好！小玩玩解解悶。金太太笑着道：對對！對對！小玩玩的好。自求笑道：不要高興，三缺一呢？金太太笑着說：搭子有。曼曼，你去請秦太太來。說：二缺一的小麻雀，不準不來。曼曼應着走了。早有其



他的婢女，把碰和檯等預備好了。在十分鐘後，真高興呢！又要打牌了，把人拉得來，嚙嚙鶯聲，從房門外傳進了房中。小毛暗暗詫異。想着這聲氣好熟，眼睛望到房門口，瞥見了走進的一個女人，原是舊日的情人林夢玉，很使他出於意外的喊了聲「咦！」夢玉也說了聲「咦！」小毛，怎麼你會到這裏來啊！秦太太范先生是認識的嗎？金太太這樣說着：那很好。自求接上說了這一句，夢玉笑着點頭說：我們認識多時了。金太太笑道：那是不用我介紹了，他是我的姨甥，姓馬。她指了指自求對夢玉說：不得不用這種手續，好讓小毛一些疑不到，是自求有意引他來的疑念；所以夢玉也微微笑着，對自求點了點頭，叫了聲馬先生。自求也微笑着叫了聲秦太太。他們在做戲，一幕一幕給小毛瞧着。小毛把



假戲當真，沒有絲毫疑心，暗暗忖念，怪不道是秦太太，她現在是秦凱的姨太太了。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夢玉又重復問小毛一句。自求代替他回答。他是我的朋友，跟我來的呢！夢玉哦了聲道：原來如此，一時我倒不明白了。打牌了！打牌了！金太太說着，他們就坐下開始打牌。金太太先說只打八圈，他們都同意。在打牌時，夢玉和小毛問答着說話。金太太馬自求只顧打他們的牌，在第八圈的最後一副牌時，曼曼送來了四小碗銀耳蓮子羹，打牌的每人一碗，四只碗的大小，雖是一般；但花式却有兩種。金太太自求夢玉三個，一式的畫着花鳥，唯有小毛的一碗，所畫的是人物。小毛那裏在意上，在送上時，金太太罵曼曼蠢貨，剩一副牌了，不會候停了拿來，旋就笑着說：這東西涼了不中吃？我們



趁熱吃罷？自求夢玉都吃了。小毛覺得也不必客氣了，便也拿起吃着。小小的一碗東西，當然沒有吃剩的理。他們吃後，再打最後的一副牌，這副牌還沒有打完，小毛陡然發生了慾念，他的眼波，時時溜到夢玉臉上，暗暗忖念：她是我的舊情人，她比從前更漂亮了許多，他的眼波溜過去，夢玉的媚眼，倒也在送過來，更使小毛心頭卜卜亂跳，手裏的是什麼牌，他始終沒有知道，胡亂打完了這一副，計點籌碼，他沒有什麼大輸贏，他們都離開了碰和檯，金太太對自求說了你來兩個字，自求在跟着金太太跑出了房外，其他也走了出去，房間裏只剩小毛和夢玉。小毛笑着拉了她的纖手，低低問着，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談談？夢玉洒脫了他的手，半嗔半笑的說：別這樣兒，讓人瞧見了沒意思，停刻



兒你到隔壁十二號來罷！我在後門口候你。小毛點了點頭。他們說完話，沒隔兩分鐘，金太太馬自求就跑了進來。自求笑着說：時候不早了。小毛忙說：是的。我們去罷？夢玉笑着說：我也要走了。金太太說還早呢！夢玉比他們走在前，自求和小毛走到了樓下，自求就把一疊鈔票給小毛。小毛頓了頓口，笑道：密斯脫馬，能夠放在你身上一夜嗎？明天到俱樂部給我好不好？自求說可以。他把鈔票收回了。他們走出了十一號的大門。曼曼追出來說：馬家少爺，太太還有句話兒，忘對你說呢！自求就對小毛道：那麼明天會罷！你先請回府。小毛求之不得，正苦沒法離開自求，忙道：明天會！他候自求回進了十一號大門，便溜到了十二號的後門，他一些兒沒覺得，處處給人玩弄呢！他咳上一聲，後門開了，

夢玉在笑着招手，他很快活的跑了進去，他沒有知道，十二號的房子，也是金太太的呢！他在一星期前，對於夢玉很冷淡，這夜怎會這樣的對於夢玉迷戀了呢！當然是一碗銀耳蓮子羹的神秘作用了。

三 一幕幕演出活劇

我很感激你，替我抱不平，這是跳舞明星陳薔薇，在離開了金星飯店，到三喜飯店五號房間，會着了楊必的面，她開口就說這兩句話。她昨夜和范小毛，在金星飯店過夜，沒有回到家裏去。小毛走後，她還沒有走。那時候已在午前的十二點鐘相近了，她爲着小毛替她担任一千塊，其餘一千塊，須得自己設法籌措，她知道眼前的楊必，很迷戀





着她，瞧他的人，似乎還多情而熱心，也許請他幫忙，倒有幾分希望。以就在金星飯店，打電話給楊必。打到楊必的家裏，還算巧，他在家中。她問他什麼時候有空閒，在什麼地方會會面，楊必不假思索的約她下午三點鐘後，三喜飯店五號會面。她到了時候去，楊必已經在房間裏了。她開口說了那兩句話，楊必笑着說：這也值得密斯掛在嘴上說嗎？接連兩天，我到舞場，聽說你沒有去，我就走了。爲着不知道密斯在什麼地方，得不到以後的消息，現在怎樣了？薔薇微笑說：我決意脫離花花。楊必點頭道：很好！我原本要勸密斯脫離花花。薔薇的纖眉一挑，很柔媚的笑着說：你也贊成嗎？楊必點點頭。問那麼他們允許你嗎？薔薇就繃了眉峯，露出了愁態說：他們指我違約，照例要賠償三千塊。



損失費，經人再三的調解，他們祇肯減少一千塊，我不得不忍痛接受調停；但是……她不說下去了。楊必也已經明白，握了她的纖手，很溫和的說：當然密斯很感困難嘍，我不能讓你爲了困難的原因，依舊屈伏在他們淫威之下，這樣罷！我替你設法兩千元，了結這件事。薔薇想不到他這樣的爽快而俠義，震撼了他的手，很快活的說：真的嗎？楊必正色道：這不應該開玩笑的事，怎麼我能胡亂哄你呢！大概終在這十六裏頭。薔薇就說他們說一星期呢！楊必點頭道：也夠得到了。你放心！薔薇解決了這困難，當然心定了，她想着小毛能替她設法一千塊，他又完全担任了二千塊，反多了一千塊，那是家裏的開支，也夠幾個月使用了，對於楊必，當然格外的施用手段；但是她在沒有收到他的實



惠之前，還不肯就讓楊必和她發生關係；一則保持她身份的高尚，表示不爲了金錢，就肯犧牲色相；二則防楊必變心，所以這天在房間裏，只是不即不離的談笑着，不讓楊必有下手的機會，她越是這樣的不肯遷就，楊必越覺她的可愛。他也猜到她的心思，知道在沒有替她解決二千塊之前，不能達到目的，爲保持溫和的禮貌，絕不施用強暴的手段，對付薔薇，也只是一味的溫存憐惜，顯示他並不仗了錢，向她要挾，換取她的一切，他倆都是戴了假面具周旋着，鈎心鬥角的玩弄手段；所以在晚餐後，薔薇和楊必同到落葉花園去跳舞，到了深夜分散，他倆沒有發生關係的活劇演出，倒是范小毛和秦凱的姨太太夢玉，那時候正在十二號的房裏，溫他們的舊夢。他們的一幕活劇，倒很演



得出色當行呢！從此小毛把冷淡夢玉的一顆心，重行燃燒起來，一半果然靠着金太太馬自求的合作功勳，一半也是夢玉知道了小毛的病根所在，允許給他三千塊零用費的效力，使得小毛感激涕零。因爲有了這筆款子，也不必借馬自求轉借給他的一千塊了，就是把二千塊給薔薇，還有一千塊餘下足夠揮霍，他却沒有知道薔薇已經對他的情敵楊必，偷送了秋波，也着落了那筆款子了。倒是楊必，他雖然允許了薔薇，但她也沒有這筆積存的款項在着，足夠他取用，也要設法籌措呢！他已經胸中有了成竹，自問有七八分把握，所以並不擔心。

楊必一連三天留在家裏，不望外面跑，整日的混在前番上過手的父妾房裏鬼混，那個新姨娘，前番上了他的手後，就受他的冷淡，對



他未免含有怨恨，經過了這三天的鬼混，又把怨恨他的念兒拋撇，給他引得火熱，聽了他的甜言蜜語，受着他的柔情熱愛，在不知不覺之中，又受他的愚弄，她的銀行存款，就減少了二千元，當然楊必到手了二千元了。他本約着薔薇隔了五天，到三喜飯店聽他的消息，薔薇已經到手了范小毛的一千元。這天和楊必會了面，楊必把新姨娘處哄到的二千元，不少一角的獻給了薔薇，這天薔薇當然不能再作態了，讓楊必達到了目的，遂了他的心願，她也得脫離了花花舞場，從她的一個人身上，使小毛和夢玉圓了舊夢，到手了三千塊，使楊必和新姨娘，再幹了活劇，到手了二千元，間接的使她得到了三千元，他們連環的迷湯把戲，一幕幕演出的確讓冷眼傍觀的看戲人，掩口葫蘆呢！後



第十七章 連環迷湯

事如何？下文再提。



第十八章 毛蟲總會

一 充滿酒香肉香的夜總會

馬自求替秦凱祕書長的寵妾林夢玉，引范小毛和她重圓了舊夢，他的責任，告了結束。但是金太太允許他打探茉莉，對於他的愛人孫儀鳳被害，和他們有無關係，在這好幾天裏，金太太忙着應付其他事務，還沒替他打探。自求這夜把一千塊錢還她，就是這天他到獵豔俱樂部，候小毛來了，把鈔票給他。小毛已經得到了夢玉給他的三千塊，當然不要再借這一千塊，就謝了自求的好心，說明收到了一筆還



款，不缺什麼了。自求明知他在秦太太前弄着了錢，就也一笑收回。小毛請他上館子吃了晚餐，自求便到十一號，把一千塊還給了金太太，請求金太太，趕快替他打探。金太太答應他當夜就想辦法。還對他說：倒是郝二失蹤了好幾天，一些兒還沒有信息，唐夫人很關心着他，天天有電話問着，把我煩死了。郝二也太混帳，身上背了那們大的風火，偏不知死活，偷跑到外面去混，真叫人恨呢！自求默然一會，忽地笑着道：我倒有些疑心。疑心什麼？金太太現着很注意的神氣問着。自求道：祝綏如的女人香兒，她不是把郝二當做她的寶貝看嗎？也許郝二給她勾引去了。金太太搖頭道：不見得吧！前回郝二要她的性命，把她嚇怕的了，還敢愛他嗎？自求點了點頭：又談到茉莉身上去。金太太就喚曼



曼到茉莉家裏跑一趟，對她家裏的女傭人說：「明天不論什麼時候，喚太太到這兒來，說我有話和她講，要是你去，她在家裏的話，那末你替我請她就來，不要讓她推辭拒絕。你坐汽車去罷！」曼應着走了。自求也要跑的時候，程七小姐程雅青，忽忽地奔了進來，臉上的神色很恐慌。真要命的，出了毛病了。她開口就這樣說着。金太太，馬自求，不免都吃驚；同聲問着什麼事？她脫着身上的一件新做成的春季大衣，望着自求一扔，微笑着說：「替我掛起來。自求笑着掛好了大衣，回頭瞧雅青，已經挨在金太太身邊坐着，噉噉促促講着，聲音兒很低，聽不出講什麼話，就走近幾步，雅青却揮揮手道：「你去你去，和你不相干。」自求撇了撇肩兒道：「什麼祕密事？還防我走漏了消息嗎？」雅青半噉半笑的罵着

小鬼，金太太望着自求道：你去罷！要是茉莉在家裏的話，就得給曼曼拉了來，你在這裏，反是不便。自求纔點頭走了，雅青又和金太太噉噉促促的講着。所講的話，當然是出了毛病的原因了。

在一條雅而莫利路上，都是一幢幢大小不一的洋房，住戶都是碧眼黃髮的異國人，很少很少有中國住戶。汽車很多來往着，當然是該處居民的車子了。有座七號洋房，佔的地位不少，門前還有一座小小的花園，園裏的花草，點綴得並不多，似乎該宅的主人，對於花園的一切，不甚關心；但是主人的賓客很多，每天的下午六點鐘後，佳賓就紛至沓來了。小小花園裏，終是排得擠擠的，都給汽車佔據去了地位，有時園裏容納不下，園外的馬路上，也像長蛇似的排列了一行。來的





賓客，多數是異國兒。間有染足了洋氣的中華先生；但是絕對的沒有女賓光降。該宅的主人翁，當然也是碧眼兒，他的國籍，是無從深考的。他的年齡，已在四十左右。矮而胖的身體，隆然而起的大肚皮，微禿的髮頂，把皮色的臉肉，在他擠緊了雙眼，露出一線，歡迎賓客時的態度，很是滑稽，能夠引起初次見他面的人失笑。他能夠操英法德俄數國的說話；還能操純粹而流利的華語。他並非是入中國籍的人，却歡喜用着華人的姓名；也不知自己取的呢？還是他人替他題的，是毛禮仲三字。一般和他算爲老朋友的中西賓客，都簡捷叫他老毛。他手下所雇用的許多職員，當他的面，當然是密斯脫毛，背後都叫他毛蟲。在他的住宅裏，有各種名貴的酒，供給來賓的需要，有各國的菓，隨來客的



意吃嚼。有各式賭具，讓來賓消遣。有妖媚的各種姑娘，供給來賓跳舞或取樂。名義上的稱謂，是雅而莫利俱樂部，實際是個祕密的夜總會，普通叫做毛蟲總會。每夜充滿了酒香肉香，每夜流傳着歌聲笑聲，在這裏進出的人們，能很快的把黃金消磨，滾進了毛禮仲的錢袋；但是他的開支也很浩大呢！他所引為號召賓客的唯一妙術，全在所雇用的年輕而美麗的姑娘們，她們能唱蕩心的歌，能舞銷魂的舞，會做媚眼，會做豔笑，能夠麻醉顛倒一切來賓，她們總數在三十以上，裏面有幾國不同的姑娘，當然中國姑娘也缺不了。原本有四個中國姑娘，在最近的兩個月裏，又加進了一位。她就是程七小姐程雅青，她很受大衆的歡迎。從每星期六十元的工資，增加到每星期一百元。當然爲着



她的號召能力，纔能使毛蟲先生如此吧！

二 特別節目的酒浴舞

爲什麼呢？程雅青的身份，終算名門之女吧？竟肯犧牲她的色相，投身在夜總會裏，幹這玩意兒。她在十一號裏走動，已經使她的聲名狼籍，還覺不足嗎？再投身在異國人的勢力圈裏，供大眾的玩笑，未免太不自重了吧！但是她不顧一切的儘浪漫幹着，實際無非是拜金主義罷了。雖然每星期的工資，只有限的一百元。在十一號裏，一夜的代價，不難三百或五百。她爲什麼捨彼而就此呢？當然也有她的原因。爲着十一號裏，並不是有固定的收入，每星期中，也許沒有一文到手；并

且所有的收入，還得經過金太太的折扣，每月所入就很有有限，不比夜總會裏，每月有固定的工資，還能得到傾心她的人的私贈，而享受的快活；又勝過了十一號，爲着這幾層原因，她的犧牲色相於異國人前，就甘心情願了。其他的一切，當然她不肯顧到了。

夜總會的主人翁毛禮仲先生，肥碩的身體，靠在一張很堅固的圈手椅上，手指裏夾着半檯煙味濃烈的雪茄，他滿面堆起了笑容，當然又是兩眼擠成一條線了，臉上的肥肉牽動着，對着站在他面前的程雅青，發出很謙和的口吻說：請密斯來商議一件事，我很希望得着密斯的同意。請坐吧！他收拾起平日對待下級職員的嚴厲聲色，表現出非常的優待雅青。她微笑着，在離開他不遠的地方坐下，含了質問





的口氣說：什麼一回事呢？啊！美麗的聰明的小姑娘，他這樣的說着，雅青就嗤的聲笑了。瞧他彈去了雪茄煙的煙灰，啣着吃了幾口，接續了說：爲着增加來賓的興趣，我們不得不想出新鮮的玩意兒，調劑老是那樣兒的玩意。密斯明白嗎？雅青微微點着頭，那麼預備怎樣呢？不是想換一種節目嗎？毛禮仲笑得兩眼更擠緊了，手拍着他的大肚皮說：是啊！我們應該換一種特別節目，我已經得到了一種能夠引起來賓興趣的玩意兒，並不是我自己新創出，在我們的俱樂部，確是沒有舉行過的新玩意；同時他在衣袋裏，摸出了一張照片，伸長了手臂，把那張照片，授給雅青。她接到手中看着，所攝的景象，大概也是什麼酒排間吧！有許多人，都現着狂歡的表情，拿着酒杯，望一口特製的酒缸



裏昏酒吃着。在酒缸裏，有個赤裸裸女人，現着嬌憨的笑容，大半個身體，浸在酒中。照片上的男女，都是西洋人，他們高興的神氣，活現在照片上。她看了就明白，毛禮仲所說的一種能夠引起來賓興趣的玩意兒，就是指此了。他也想依樣葫蘆的玩一下子，當然他屬意於我，需要我擔任酒缸裏的角兒了。赤裸的身子，浸在酒裏，酒又供給大眾吃着，那是多麼浪漫的一種節目呢？她把照片還給了毛禮仲，雙手捧了面頰，兩膝頭並得緊緊的，格格癡笑着。聰明的小姑娘，你明白嗎？她笑了一陣，眼波瞟着毛禮仲說：是不是要我做酒缸裏的女人？毛禮仲把手裏的雪茄煙一丟，跳了起來，蹣跚的走近她面前，手捧了她的面頰，吻親着她的粉額，眼擠成了一條線，十分地高興了說：好孩子，你同意嗎？



小姑娘我又要增加你二十元一星期了。她暗暗的想，那是每月又能增加八十塊了。就笑着說：密斯脫毛，你覺得我能夠担任得下嗎？能夠能夠。毛禮仲拍着她的肩頭而說：他們就開始練習這特別的節目。

●本星期六陳青青小姐，表演酒浴舞。●

在三天前，舞室裏披露了這段特別通告，陳青青就是程雅青的化名。這通告當然引起了大眾的注意，在通告的下面，還有一幅彩色的照片，映着酒浴舞的豔景，格外使大眾心癢癢地，他們的興趣，在未舉行這玩意兒，已經提高了許多。到了星期六，這天來賓格外的來得擁擠，這是三天前就通告的宣傳能力，爲着是特別節目；所以舉行的時間，也特別的夜深，在樂聲奏出異樣曲調的時間，在大眾狂歡如醉



的時間，程雅青在幕後跳躍而出。她自頂至踵，幾乎全裸，只股間包着狹狹的肉色薄綢，恍惚全裸了。她在大眾熱烈狂歡聲裏，躍進了特製的酒缸，她在裏面跳舞，媚的眼波，向着大眾亂送，當然她的舞態非常的動人，引起了大眾狂熱的興趣，爲着她跳躍的原因，激動了缸中的美酒，牠美妙的酒香，不絕地送進大眾鼻管，一般酒色狂的先生們，早已饑涎欲滴，不待雅青的舞蹈停止，他們就拿了玻杯，望着酒缸裏爭先舀酒吃喝，有幾個不能吃酒的人，舀了酒惡作劇，把酒望着雅青身上潑去。雅青只掩護了眼睛，任憑他們全身亂潑，她格格的笑。大眾發狂似的，忘去了世界上的一切。毛禮仲捧着他的肚皮，兩眼擠成了一線，哈哈笑着。這一回特別節目的收入，的確很是可歡呢！雅青離



開了酒缸，跳進幕中之後，大眾的笑聲，纔漸漸低落，終於銷滅，逐漸的散去。剩着缸中的餘酒，地板上潑開的酒，散發牠美妙的酒香；但是沒有人再來喝一口了。雅青在洗過浴之後，很高興的跑進毛禮仲辦公室，受着他一番獎勵的讚詞，還得到一筆特別的酬金，雖是只有五十塊，她已覺得很光榮了。很高興的退出，在她離開夜總會的大門，將近天明了。園裏門外，已經沒有來客的汽車，一輛停留着，她坐着最後的一輛汽車回去，是她所包定的一輛接送汽車。

三 急來抱佛腳

新創出的玩意兒，舉行一次，決不會讓人覺得厭惡的。有許多賓



客，要求老毛，繼續玩一回酒浴舞，當然毛禮仲以大衆的興趣，爲他的興趣，大衆的興趣這樣高，就是沒有人向他要求，他早預備着第二次舉行呢！又是星期六；又是陳青青小姐；又是酒浴舞；又是引起了大衆的興趣而萬分狂歡；也是讓毛禮仲吸收了不少金錢。但這一次的最後一小時，發生了一件糾紛，原因雅青在出了酒缸之後，她自頭至踵，飽受了酒的浸潤，她非得進浴室，細細的洗浴，不能把身上的酒味消滅。她在入浴時間，突然來了個醉漢，也是來賓之一。他不知那裏來的鑰匙，問了浴室的門，她沒有把門的鐵插插住，就給他闖進了浴室，雅青當然覺得驚駭，叱斥他無禮，醉漢早存了心，並不因她的叱斥而氣餒。他纔笑着，撲到了浴缸前，展開他雄健的手臂，不顧她身上的水濕，



沾濕身上的衣，就把她摟抱在懷裏，酒氣蓬勃的嘴，湊到了雅青的朱唇上吻着。雅青奮力的掙扎，高聲了喊叫，驚動了其他的人，循聲到浴室，照見了醉漢的強暴舉動，引起了大眾的公憤。毛禮仲把他揪出了浴室，替雅青掩上了門，醉漢飽受着大眾的老拳，毛禮仲在雨點似的拳下，救出了醉漢，把他揮出門外，他聲聲狂詈了多時，纔悻悻而去。

在第三次的舉行酒浴舞，出於毛禮仲的意外，有暗探混入了，給他紀錄了真相，回去報告。這暗探的來源，却出於前次被逐的醉漢的報復手段，認爲有關風化的舉動，當然要受着取締。這天毛禮仲和陳雅青，都受着了傳票，雅青這夜到俱樂部門前，已經在七點鐘左右了，不見花園裏有一輛汽車停留，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已經使她詫異，



跑進了裏面，冷清清的寂靜氣象，更使她驚訝，跑進了辦公室，和神氣索然的毛禮仲先生會面，他的兩眼，再也沒有擠成一條線的笑態了，縐着他的濃眉，額上現出了深刻的縐紋，從抽屜裏拿出一張傳票給雅青，當然雅青的一張。雅青瞧了，頓時變了面色。怎麼辦呢？她含着焦急的口氣問着。毛禮仲搔着頭上的禿頂，很索然的說：一切都完了，還有怎麼辦呢？執照都吊銷了，你不要緊，到了法堂，祇多受着一些罰金的處分，我可糟呢！只怕要受刑事處分吧！雅青纔明白了冷清清的寂靜原因，俱樂部的執照吊銷了，果然一切都完了，含着恐慌的口氣問：刑事處分可會加到我的身上嗎？毛禮仲搖頭說：不見得吧！但是也論不定，你應該請位律師辨論。雅青咕噥了說：又要罰金；又要請律師，真



懊悔呢！當初應許担任了那玩意兒，她明明怨忿的口氣，在怨着毛禮伸了。他苦笑了一說：我的損失更大呢！小姑娘，你所受的罰金，要是超過了一百元以上，那麼只得由我担任了。雅青退出了辦公室，想着到了法庭，這件事定能引起社會上的興趣，傍聽的人，勢必擁擠，還有新聞記者，也許要把我攝影，刊登在報上，那是鬧得大眾都知道，親友見了，怎麼好呢？她想到了這一點，反覺得祇受一些罰金不足爲念了。這個難題，怎樣解決，纔想起了金太太，她是個萬能的婦人，也許她能夠替我解決這難題，原本進雅而莫利俱樂部，絕對守着秘密，沒有在金太太面前說過，馬自求更不讓他知道了，到眼前只有對金太太說破一切，她纔趕到金太太家裏來，她不肯讓自求知道；所以喚他避開，把經

過的情形，講給金太太聽了，懇求她想個解決的方法。

你倒好呢？急來抱佛脚，出了毛病，又想着我了。我不管，金太太半

真半假的帶着笑聲，說了這幾句話。雅青倒在金太太懷中撒嬌，口聲

聲的叫着好姆媽，教我個好法兒罷！我攔不住你這樣的揉，好好坐着，

我慢慢的替你想，金太太說了，雅青仍在傍邊坐着，金太太對她笑着

問道：誰介紹你到那邊去的呢？雅青臉兒微紅了道：裏面有個舞女，和

我認識，我請她介紹進去呢！金太太點着頭道：小馬知道嗎？雅青搖

着頭說：他一些兒也不知道，姆媽在他面前，不必提起罷！金太太點着

頭，沉吟了一回道：老七，你顧慮的一層，很有意思，不用說你到法庭，定

有人要攝取你的小影，做了銅圖，刊印在報上的。原是什么呢！我就怕這一





來，雅青接口說着，金太太微笑了道：這樣罷！只有請一個人，冒充了你到庭，除此之外，沒法想了。雅青想了想道：須得有個和我面貌身材有些相像的人，纔能混得過去。金太太笑道：這裏的阿娟，身材和你一樣，面架子略有三分像，只要你拿出三百塊錢，讓她替你去頂代下子，還得你帶了她，同到那邊去一趟。和那毛先生接洽妥了口供，纔不會拆穿西洋鏡。雅青到這時候，也只得犧牲三百塊了。點頭道：很好！只是阿娟肯不肯呢？金太太笑道：這是我作主。乾娘，什麼事呢？金太太聽得了這一聲，就笑着說：茉莉來了。果然茉莉走進了房間。後事如何？且待下文。



第十八章 毛蟲總會



第十九章 茉莉花殘

一 預備做詩人夫人

曼曼到茉莉家裏，問娘娘太太在家裏嗎？太太今夜倒在家裏呢！娘娘笑着回答。老爺呢？娘娘說着還沒有回來。曼曼就望樓梯上跑，笑着喊小姐我來了。茉莉在房間裏，聽得是曼曼的聲音，跑到房門口，帶笑含着詫聲說：曼曼，怎麼你會來？曼曼跑進她的房間，嘴裏說着我們太太請小姐去呢！眼波却望着茉莉的上下身，她的裝束更漂亮了。茉莉拉了曼曼的手，微笑了說：曼曼，乾娘有什麼事嗎？曼曼點頭說是



的。太太有話要和小姐談談呢！茉莉沉吟了道：我明天來罷！曼曼笑着說：好小姐，你就今夜跑一趟罷！不要讓太太說我蠢，見了小姐的面，還請不到人。好小姐你素來疼我的呢？茉莉噙着笑道：小姑娘一張嘴，更會說話了，怪不得乾娘疼你好！我就跟你去跑一趟罷！她的眼波，瞟到了沙發上的一件夾大衣上，曼曼就把那件大衣拎起，替茉莉穿上。茉莉笑着說：我還回來得不滿半個鐘點，倒又要望外面跑了。她們跑下樓，茉莉對娘姨說：我到金公館去，就要來的。她們走出清揚里弄堂口，有兩輛汽車在着，一輛是曼曼坐來的車子；一輛却是茉莉的汽車。倪武英還沒有汽車坐，怎麼她倒有汽車坐呢？詩人徐摩吉，爲着茉莉快要作他的正式夫人，所以把他的汽車，讓給茉莉代步，自己甯願雇汽



車乘坐茉莉這夜的回來，第一步原想得武英見着自己的面，等他放出丈夫的眉眼時候，她就要借此和他反臉，裝着盛怒而走。第二步就是律師出場，和他脫離夫妻關係了。第三步就要做詩人徐摩吉的夫人了，她預備見了武英的面後，就要走的；所以讓汽車在弄口候着，她和曼曼走出弄堂。她笑着說：曼曼，坐汽車去罷？曼曼也笑着說：我原是坐汽車來的呢！茉莉的肩兒，掀動了一下，拉了曼曼坐上她的汽車，對汽車夫說了要到的地方。車子開駛，曼曼坐來的汽車，當然開了空車跟隨在後面。在車廂裏，茉莉對曼曼說：你知道這是誰的汽車？曼曼搖了搖頭，問是誰的呢？茉莉笑着說：就是你們說他怪物的詩人所有，我快要嫁給他了。曼曼當然很覺得詫異。什麼？小姐願意嫁給他嗎？曼



曼帶着不信的口氣問着。茉莉的雙肩掀動了說：我不是嫁給他，嫁給他的錢呢！曼曼，我現在只愛錢了，你不要笑我，就是乾娘，她也爲了錢呢！曼曼聽了，只是笑着。不多時候，車子已經到了含英坊前。不多幾分鐘，她已跑進了十一號。不多時，笑着走入了金太太房裏。程雅青見她來了，就對金太太說：那麼明天我到這裏，讓阿娟跟我去一趟。金太太點頭說好。雅青便穿了她的外衣，對茉莉只點頭微笑，沒交談什麼話，她就跑了。茉莉你真越變越漂亮了？金太太對茉莉瞧了笑着說：茉莉一壁脫她的大衣；一壁笑着說：好久不瞧見乾娘，像煞瘦了些了。金太太微笑了說：你知道我乾娘爲了什麼會瘦？茉莉看了她笑着，就爲了想你的乾女兒，爲什麼生了氣？不肯到我乾娘處走走，纔想瘦的呢！金



太太這樣說着，茉莉嗤的一笑，喊着啞哨道：原來乾娘罵我呢！金太太拉了她的手，並肩坐着，茉莉當然要問她有什麼話要說？金太太笑着道：沒有什麼話呢！爲了你還有幾個錢，留在我處，我想你現在是不能常來走動的了，這筆錢想給了你罷！茉莉起初很懷疑，爲什麼突然的請她到這裏來，眼前聽了這兩句話，倒很相信，就笑着說：笑話了，乾娘面上，我不用透已好了，還有什麼錢存起來呢！就是有幾個錢，乾娘好意思說的。金太太笑道：我也知道你不希罕我這裏的幾個錢，親兄弟明算帳，我終不能含糊下去，現在我要給你三百七十塊，清了帳罷？茉莉聽着，暗忖我也含糊了，怎麼還有三百七十塊存在她處，忙笑着說：放在乾娘處罷！要用時來拿罷！金太太把鑰匙給曼曼說：你開了



保險箱，拿四百塊鈔票來。曼曼接着鑰匙。茉莉假意說：我不要。曼曼笑了道：你方才說的話，什麼忘記了？金太太問：她說什麼？曼曼笑着把茉莉在汽車裏說的話說出，茉莉未免有些沒意思。金太太拍着手說：對啊！誰不是爲了名利兩個字，忙着一世呢！我也認定只有錢是頂好的東西，做乾娘的這樣混着，還不是爲了錢嗎？茉莉嗤的笑了。曼曼拿了四百塊，金太太拿去了三張十塊頭，其餘給茉莉。她就不再客氣收了進去。近來我真悶呢！你們這幾個人，都不來走動，就像程老七，她不是有事，今夜也不會來呢！還有小馬這東西，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好久不見他的影子了。茉莉冷冷的道：他也不來了嗎？金太太歎了聲道：我也明白的，自從我幫了你，逼他還了你款子，和他斷絕後，他就不



來走動。你呢，又不來，往日我把你們兩個，當做兩條膀臂，現在好像斷去了一般，有了事沒商量，我真心灰呢！她滿面露出懊喪的神色，茉莉自覺太冷落了乾娘，趕着做出很感動的樣兒說：乾娘，往後我又要天天到這裏來了。金太太就現出了笑容道：那纔好呢！小馬我是不想他來的了，他一定給那小寡婦迷昏的了。茉莉順口說道：小寡婦是死的了。金太太故意裝出詫聲說：什麼？小寡婦死了，你怎麼會知道？茉莉似乎自覺失言了，默默的頓口無言；但是在金太太的面前，她怎能不受她的誘惑，保守住她的祕密呢！

二 不是甜嘴的軟糖



倪武英彭茉莉脫離夫妻關係的啓事，在報上披露之後，接連徐摩吉彭茉莉實行同居的啓事，又在報上刊出。和茉莉沒有關係的人，當然不在心上。馬自求却很注意，爲着茉莉和金太太會面的結果，洩露了她和小胖子黃蘭生，設計陷害他情婦孫儀鳳的祕密，金太太探知了真相，馬自求當然一切都明白了，果然是他們的陰謀陷害，他怎肯甘心呢！勢必報復，替愛人報仇。現在見茉莉居然下嫁徐摩吉了，他也知道摩吉只有做新詩的天才，却沒有發揮性的能力，茉莉的嫁他，無非愛他的金錢罷了，現在她想恣意揮霍詩人的金錢了。自求却不能容她再度浪漫的生活了。他不從法律上和茉莉解決一切，也從陰謀着手，進行他的計劃，爲着小胖子黃蘭生，已經離開了上海，怨忿的



報復就全在茉莉身上了。

詩人徐摩吉，和他的新夫人徐彭茉莉，離開了上海，度他倆的蜜月旅行。茉莉愛西子湖的風光，他倆就先到杭州。不滿一星期，她又覺得厭倦了，她就說姑蘇可愛。唯命是從的詩人，立刻偕同了她，從西子湖頭，移到了吳王臺畔。只過了三天，她已顯出疲乏的態度，當然覺得不高興的表示了。恐失歡心的詩人，候着了她的訓示，知道她的意思，還是上海來得有趣味，便利得很，他倆又從蘇州回到了上海。詩人的公館，在哈而夫路。崇大富麗的洋房，是他的產業。精美的佈置，只值茉莉第一天的注意。過後她就淡然的不足爲重了。她很不願意家居，常想望外面跑；但是詩人終要跟着她走，婦倡夫隨式的新定則，很使她



感到不便。這天她不能再讓他如此了。在臨行之前，用警告的口氣說：今天我要到女朋友家裏赴宴，全是女賓，不招待男賓；所以你不能跟我去了。詩人搔着他的頭皮說：那麼你什麼時候能夠回來呢？啊！聰明的小茉莉，我一刻不能夠離開你呢？詩人這種的口吻，真使她聽了頭疼；但是不能讓他失意，就微笑了柔聲的說：摩吉，很早很早，我就會回來呢！她做了詩人的夫人，說話也有些詩人化了。詩人對於她的答覆，當然十二分的滿意，吻了她的手背後，送她坐上了汽車，眼送她去遠了。他喃喃地說：我美麗的小鳥兒啊！你飛出了金絲籠了。

鸚鵡咖啡館樓上的特別室裏，出現了詩人夫人的豔影。她倚靠在柔軟的錦墩上，喝着引起興奮的咖啡。眼波溜在館主人謝剛的臉



上。瞧他的笑容，她不知道有這樣的一家咖啡館。在詩人帶領了她來過一次之後，她纔繼續過來數次。一次，單身去喝咖啡，受着謝剛的特別歡迎，延到了特別室中。這次也嗅着了謝剛的神祕香水精，她從此來得更勤了；因為謝剛能夠調劑她性的需要，並不要她物質上的補助；所以她很愛戀着謝剛。她今天又感受到性的需要了，雖然有不少的男朋友，都能很願意的供給她需要，她爲着他們，沒有謝剛一般的能夠使她滿意，這是她唯一的主要原因。謝剛對於他，當然也像其他的女朋友，一般的歡迎。他瞧了她的神色，就知道了她的來意。在她放下咖啡盃的時候，低聲笑着說：徐夫人，今天要不要軟糖？[？] 嘆味聲，她笑了，她沒有說不要，當然就是要的表示了。謝剛就去拿來了一塊白色



油質的東西，就是所說的軟糖了。他拿在手裏揚着，茉莉只是格格的笑，笑得軟倒在那張長沙發上，笑得衣襟也散開了，笑得其他的一切也鬆動了。他含笑着，把那白色油質的軟糖，納入了她的一部分，她需要這軟糖，不是讓嘴裏得着甜味，原是另有作用。因為她的詩人，不能發揮性的能力，要是詩人的夫人，有了結晶品，詩人就不肯加以承認了。爲了避免發生這個糾紛起見，不得不用軟糖，防止結晶品的結晶，軟糖的所以爲軟糖，大概牠的能力，能夠軟化一切的原因吧！要是把牠認爲甜嘴的東西，真是大笑話了。在施用了軟糖之後，他倆就能放胆了幹要幹的工作。待到謝剛的工作時間，發現了軟糖的軟度，纔告了休息。茉莉也已經很滿意了。時間已在晚上的九點鐘過後。謝剛



又把館中的美酒佳肴，搬移到特別室，供給她吃喝，他當然在傍陪着，很殷勤的談笑，十一點鐘之後，她纔離開了鸚鵡咖啡館，坐着汽車回去。她的汽車夫，早得着謝剛供給他的一餐豐美的晚餐，他一些沒有受着饑餓的影響。汽車駛到了哈而夫路上，離徐詩人的洋房不遠了，茉莉從她的手篋裏，拿出了一張十塊頭的鈔票，她預備給汽車夫，假使詩人向他詰問時，要他說個謊，遮瞞上鸚鵡咖啡館的事，免得詩人發生疑心，減低了愛她的熱度。她的思想，是何等的精細呢！詩人稱讚她爲聰明的小茉莉，倒不是虛譽吧！

三 心痛的創痕



有三個人，徘徊在徐摩吉住宅的左右。他們的行動，要是讓警探瞧見了，定要受到嚴厲的詰問，和精細的檢查，破露了他們的陰謀。但是這條哈而夫馬路上，素稱幽僻的地段，摩吉的置產業在這種冷落的地方，還是不脫詩人的本色。他沒有顧慮到其他一切，當然在這種地方，在這個時間，警衛力十分的薄弱，很少警務人員在那邊走動；所以那三個形跡可疑的朋友，一些沒有顧忌，嗚嗚嗚的汽車喇叭響着，引起了他們的格外注意，漸來漸近的一輛汽車，牠車頭上強烈的燈光，已經射到了詩人住宅的門前。他們立刻散開着，分路包抄。他們瞧了來車的情形，認定是詩人的汽車了。果然來的是摩吉的汽車，車廂裏坐着打咖啡館回來的詩人夫人，正是他們的目的物，在汽車近洋



房的大鐵門，汽車夫連捏着喇叭通知司閤人開啓鐵門，司閤人還沒開門的時候，三個面目猙獰的人，已經跳上了汽車，兩個對付汽車夫，只消一個，對付詩人夫人彭茉莉，嚇禁聲張，在司閤人開啓鐵門的時候，汽車已經離開了他去。司閤人只遠遠的瞧見車影，確是本宅的汽車，很覺得奇怪，爲什麼來了又去呢？他呆立了一會，聽得沉重的口音問着什麼？夫人還沒有回來嗎？回頭看，見是主人，他臉上充滿了不愉快的神色，當然爲了他的夫人，說很早很早回家來的，到這時候，爲什麼還回來？他守候着感受到非常的寂寞，聽得了隱隱的汽車喇叭聲，辨出是本人所有的汽車，很高興的出外迎接夫人，只見鐵門開着，不見汽車，不見夫人，格外的使他失望。問着司閤人，司閤人現了驚訝



的面容說：我聽得了喇叭聲，就知道我家的汽車來了。開了門看，却又遠遠的去了。是不是我家的汽車呢？詩人問着。是的。我能認出，決不是別家的汽車。司閻人用肯定的口吻回答，詩人搔着他的頭髮說：啊！這是何等玄祕的事件，使我墮入了五里霧。上帝啊！保佑她平安罷！他喃喃地說着。司閻人幾乎疑心他的主人發生了神經病了。

在一小時後，臉色蒼白，神情失措的汽車夫，站在主人徐摩吉的面前，報告他車子開到住宅門口，來了三個暴徒，手槍威嚇之下，給他們壓迫着，離開了住宅，遵照他們所指示的路徑，開車子到了白吉洛明路，給暴徒推下了汽車，眼看他們駕車，綁着夫人去了。摩吉顫聲了說：你有沒有報告警局？汽車夫搖着頭說：我急於回來報告，還沒有向



警局報告呢！詩人的臉上，現出苦笑，說：很好，不必去報告，免得夫人的生命發生危險。夫人遇綁了，我願意犧牲我全部的財產，贖我聰明的小茉莉，他有了這樣的表示，當然全家都保守祕密，靜候綁匪的來信，預備接洽贖票的手續。

好！好！原來是你弄我來的。茉莉含着盛怒，對了站在面前，臉露猶笑的馬自求說着。她起初也意爲遇到了綁匪，雖是驚恐，對於生命危險的念頭，絕對沒有想到。在離開了汽車，給他們挾到了樓上的房間裏，瞧見了馬自求，也跑進了房中，她纔恍悟，纔發生危險的念頭；但是她不肯示弱，望着自求說了那兩句話。自求猶笑了說：茉莉，徐夫人，很使你出於意外吧！我請你來，要你解決一個問題，你終明白？你所



說認爲情敵的小寡婦，她的遭受慘死，是出於你和黃蘭生的主使吧？茉莉微微的打了個寒戰，臉色變了慘白，憤怒恐怖交併的眼光，注視了自求發青的臉色，頓了頓口，你爲什麼要陷害黃蘭生呢？她迸出了這樣一句話。哦！爲了如此，你們採取報復手段了。爲什麼不把我主使的人洩憤，却要把無辜的她，加以惡毒的手段。自求咬牙切齒的說着，他的眼睛都紅了，噴出了怒燄。茉莉嚥了一口冰涼的唾液，哼了聲道：我到了你的手裏了，聽你怎樣辦罷！還說什麼廢話。哈哈！哈哈！自求發聲狂笑着，他完全變換了一個人，當然的結果，茉莉受着殘酷的報復；但是沒有結果她的生命，依舊縱使她回去。還對她說：願意你報告人家，宣布你罪狀，你要知道，法律能夠使我受罪，也能使你受罪，茉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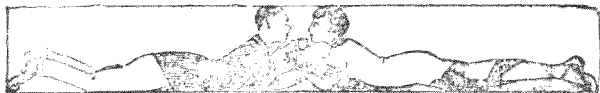


白他的意思，就是指她若然宣布了他的罪狀，他也要宣布她的罪狀。當然嘍，雙方都得不着利益，明明要她保守受損害原因的祕密罷了。

在隔去了一天，茉莉纔回到了詩人的家裏，使得詩人和全家的人震驚着，她失去了一個鼻子，毀壞了一只左眼，消滅了美麗的姿態，她外表上受到這樣的毀壞，還有身體上的某一部份，受着了殘酷的處罰，她再也不能和人發揮性的運動了，這是外人所不能目見而不知道的暗傷，確是她所心痛的唯一創痕。她恨馬自求不把她置於死地，如此的對付，實是使她非常的痛苦呢！她在詩人面前，還保守着一切祕密，不讓一切的真相流傳，這也是她的萬不得已呢！詩人是多麼的懊喪，他雖然沒有發揮性的能力；但是有審美的眼光。茉莉花殘了。



他的煩惱，從他的「一篇『美的消滅』的詩歌裏，充分的表現。後事如何？且待下文。



第二十章 歡場冷落

一 荳腐漿老六與郝二

爲着防茉莉報復起見，馬自求不得不暫時的離開上海。他在將要離開上海的前一夜，到他的乾娘金太太處辭行。他到了十一號的門前，按動電鈴，經過了六七分鐘的時間，大門上的小門纔開啓，這是從來所沒有的情形，很使自求可異。司閽人的面孔，現出小門裏，瞧見是他，就低聲微笑了說：馬先生，我們太太出門了。她有要對你說的話，叮囑了曼曼。自求愕然的神色，浮起了臉上。什麼？太太出門了。他含着



詫異的口氣來說：那麼你開門？他又繼續說了這一句。司閽人說了家裏只有我一個兒的話，更使自求驚奇。他知道一定發生了特別原因。那麼曼曼呢？自求問着，司閽人說：她在三波路七巧里三十號。自求哦了聲道：那邊是程七小姐的家裏。司閽人點了頭說是的。請馬先生就去跑一趟罷！自求說：好！我就去。他出了含英坊，就坐着車子趕到三波路七巧里。他雖知道程七小姐住在這地方，可也沒有來過；所以看了門牌，找到三十號門前，那邊原是單幢的石庫門，他碰動門上的門環，不久就有女傭人來開門。他正問着這裏是姓程嗎？聽得樓上樓窗響，抬起頭兒瞧，恰是七小姐雅青，開窗探出頭兒望下看。喂！是你來了，樓上坐罷？他跑上樓梯時，七小姐雅青和着曼曼，含笑着站在樓梯頭上。



相迎。曼曼笑了說：你到今天纔來。自求笑道：我今天纔到那邊去呢！說着，跟了她們走進七小姐的房間。雅青的母親程太太，沒有和自求會過面，她瞧見自求跑進了房間，微微笑着說了聲請坐。自求知道是雅青的母親，就叫她聲伯母。程太太知道他們要談話，她就避到亭子間裏去了。雅青拿香煙給自求，自求笑了說：什麼？當我客人了。曼曼也去斟了杯茶給他，自求接了她的茶杯，就問乾娘到那裏去了？什麼事？突然的全家都跑了。都是郝二鬧出的禍殃呢！曼曼說了這一句，自求已經疑到余將軍身上，果然聽曼曼說明了原因，確是受着了余人望將軍的壓迫。

忘去了自身背負風火很重的黑煞神郝二，這夜不經過金太太



的允許，私自溜出了十一號，他去找一個舊日最要好的女人，荳腐漿老六，她不是賣荳腐漿的老婆，也不是女兒，是她的綽號罷了。綽號的來源和意義，凡是和她發生過肉體上關係的朋友，都能明白。她最初是長三堂子裏的先生，眼前是做了專銷日貨的大奸商鮑魚乾的太太。她在過去時期，也常在含英坊十一號進出。自從郝二跟了唐夫人走後，她就絕跡不到十一號了。郝二前幾次跟了唐夫人到上海，逢着得空的機會，終要約她上旅館談談。郝二爲着眼前又恢復了舊日的保鏢地位了，他要用電話通知老六，唉她常來走動；但是給金太太阻止，說除了唐夫人姊妹倆之外，不能再和其他女人在這一年裏面親近，郝二受了阻止，未免怏怏不快，不論是誰，想着一個心愛的女人，不



能遂心如意的會面，終不肯死心的。郝二當然不會例外，他這夜纔不顧一切的私離了十一號，到天方飯店開了個房間，就打電話到鮑家，約荳腐漿老六幽會。當然老六接着了他的電話，就趕到天方飯店。這一夜老六沒有回去，她知道了金太太不讓郝二打電話給她，不讓他和她們會面的事，很是生氣，就慫恿郝二，不要回到十一號去了，她願意和他組織小房子，一切費用開支，都由她負擔。郝二聽從了她的說話，就不再回去了。隔了三天，他倆在廈戶路一心里七號，租借了一間樓面，組織成了小房子，一切床帳被褥，動用器具，由老六拿出了錢，由郝二去置辦，當然他要在馬路上走動，就給余人望將軍所派遣的爪牙落了眼，跟踪得着了地址，立刻就打長途電話到他公館中，報告余



將軍的祕書長秦凱，請示辦法。秦凱命暫時加以暗中監視，候請了將軍的示，再定辦法。秦凱和余將軍會面之後，爲着將軍要親加訊問一切，囑咐祕書長赴滬佈置，把郝二密拏解去。秦凱也就趕到了上海，他原本爲着寵妾夢玉，到上海已有多天，不回，很不放心。到了上海，就到唐夫人公館裏去，這天夢玉在那邊，會了面，問他爲了什麼事到上海？秦凱當着唐夫人的面前，那敢說出奉諭密拏郝二的事，知道一洩漏，郝二就要遠走高飛，便推說料理別的公務。唐夫人却爲着郝二失踪了幾天，見他到上海，就疑他也許知道郝二的消息，當面不能詰問，却喚夢玉轉問秦凱，事關重大，秦凱當然不肯洩露，堅說不是爲了郝二的事到上海，也不知道郝二的消息。夢玉回覆了唐夫人，唐夫人倒很



深信，意爲秦凱決不敢在她面上撒慌，那裏知道，他此番到上海，正爲了一個郝二呢！

二 知恩報德的林夢玉

在一間祕密室裏，余人望將軍虎虎坐着，秦祕書長很嚴肅的面容，很像銀幕上的冷面滑稽斐司開登，鉄板着一些不活動，坐在將軍的下手一邊。面色灰敗的郝二，背剪了雙手，站立在將軍的面前，頭兒低垂着，他已經由上海讓暗探密擊到了將軍府第，他當然自知沒有生望的了。所以將軍問他的話，他老是不開口，回答至多說了該死兩個字。余將軍更是憤怒，拳兒擊着桌子，厲聲了說：做這混蛋。在他一句



話出口，站在郝二傍邊的四個衛士，手裏的皮鞭，望着郝二兩點般抽打，一縷縷血痕，跟着皮鞭跳出了皮膚。郝二心一橫，狠狠的說：把我槍斃完啦！供沒有。秦凱招將軍出室，低低的說：這傢伙不用酷刑，他不会吐供的了。將軍的濃眉一掀了說：用什麼刑治那混蛋？在秘書長獻議之後，將軍依言施行，郝二受不住酷刑的痛苦，就有問必答，將軍便知道了他和唐夫人的秘密。在一切都知道了之後，將軍就親手結果了郝二的性命，陳屍在祕室中，由秦秘書長秘密收拾。將軍知道了唐夫人的失德，由於金太太的撮合，和秦凱商議之下，決定了對付金太太的手段，一切由秦凱秘密辦理，秦凱當然又要到上海去了。這時候，他的寵妾夢玉，已在南方。她詰問秦凱，又要到上海去幹麼？秦



凱爲着郝二已死，唐夫人也不在自己公館裏就把他的秘密洩漏夢玉聽着，當然很是驚駭，她感念金太太使她和范小毛舊夢重圓的好處，覺得這回不幫金太太的忙，於心何忍。她就不動聲色的一個長途電話，通知了金太太，喚她趕快避到安全的地方去。金太太接着了通知，她立刻督同家裏的人，先把天宮的一切佈置撤除，把許多有關礙的東西，收集在一處，裝箱運出，寄藏他處，最後把家裏的人，分別給資遣散。把曼曼安頓到程雅青家裏去，囑咐她候自求到來，喚他帶了她到天津日租界某街的齊公館找她。她有事和自求商量，她帶着阿娟麗麗，就上天津去了，家裏只留一個司閹人看守，囑咐他除了馬先生到來，請他到程七小姐家裏去見曼曼，其餘的人，不論生熟，只說太太



上廣東去了，回來的時期論不定；要是有什麼警務人員要進來檢查，儘讓他們查看，盤詰你什麼話，只要一兩個不曉得，又給了一筆充分的使用開支，其餘的房租捐費電燈電話費等開支，平日本來請銀行代付，更沒有問題。她費兩日兩夜的時間，料理開一切，絲毫不紊，井井有條，不讓什麼把柄留下給人抓着，她的手段的確利害呢！所以余將軍的秘書長秦凱，到上海預備進行的時候，金太太已經很安穩的乘着輪船上天津去了。秦凱還忙亂着裝神弄鬼。

在金太太動身後的隔一夜晚上，有輛汽車，開到了含英坊，逕開進弄堂，停歇在十一號門前，汽車夫跳下了汽車，他不是真的汽車司機人，却是政治部特別密探長龔三才的化裝。他奉了秘書長秦凱的



密諭，冒充了唐夫人的汽車夫，到十一號預備哄金太太上鈎，他按動了電鈴，好久時候，纔見司閤人開啓了大門上的小門，向外望着。龔三才裝出了笑容說：我們是唐公館，夫人命我開了車子來迎接這裏的太太，到我們公館裏去。有緊要的談話，請傳話給你們太太，請她立刻就過去。司閤人候他說完了，纔說我們的太太，已經上廣東去了，請回覆貴上罷！三才聽着，吃驚不小，但還疑心推托，就笑着說：老大哥別鬧玩笑了，我們夫人，昨天還和這裏的太太會面，沒提到廣東的話呢？他用冒功冒着，想得着實話。司閤人笑着道：老大哥纔是和我開玩笑，我們太太前天上廣東的，怎麼昨天還會和貴上在一塊兒呢？龔三才給他這樣一說，倒有些兒沒意思了。就搭訕了說：那麼你們太太，什麼



時候回來呢？司閹人說那可論不定，我也不知道。三才撞了個空，怏怏的回去報告了秦凱。秦凱着實吃驚，暗想難道她得着了什麼消息，逃避了嗎？沉思了一回，覺得很是可疑，忖念也許在家裏，爲了防戒起見，拒絕出門，囑咐司閹人拒絕，怎樣的試探真假，只有明天登門檢查了。他和三才商議，決定了一切，次日上午十點鐘左右，秦凱和龔三才，帶同了幾名探員，到含英坊十一號，對司閹人說：有人告密，此地容留反動份子，特地來調查的，要司閹人啓門，司閹人先要他們出示公務員的證據後，纔肯開啓大門。他們不是冒充的人物，自然能夠拿出證明的憑據，給司閹人驗看了。司閹人纔把大門開啓，對他們說：主人上廣東去了，家裏只有我在這裏看守着，那裏有什麼反動份子留着，不信



儘去搜查。秦凱等搜查了一番，果然沒有他人在內，也搜查不到什麼犯法的東西，只得離開了十一號。秦凱回南方報告將軍。將軍還是不肯甘心，密令爪牙，時時到那邊去暗暗偵察，隨時報告。余將軍的意思，無論如何，終有一天，讓他抓着機會吧！

三 昔日歡場成冷落

馬自求會了曼曼的面，知道了金太太避開的原因。金太太要他帶同曼曼上天津，和她會面。他原本要離開上海，那是很湊巧的機會，就允許曼曼，候他預備了船票一切，準在最近的日子，上天津去。程七小姐也高興同去玩玩，要自求多購一張船票，自求當然不便拒絕。這



時候程雅青爲着毛蟲總會已經解散，她又空閒了。這次雖由金太太設法，把阿娟頂替了她出庭，幸虧沒有弄出事來，只是她所受的損失，計有付給阿娟的三百塊，律師費一百五十元，罰款一百元，和零星花去，總共也要六百塊了。起初毛禮仲允許賠償她損失，結果毛禮仲爲了他所受的損失，已經十分重大，不肯再担任她的損失了。雅青倒也不能把他奈何，好在做了三個半月的舞女，收入倒有二三千左右，很能供給她花費幾月咧！所以她也得上天津去跑一趟了。

馬自求在深夜離開了程七小姐的家裏，回到他自己的家中，他從來沒有娶過正式的女人，死去的小寡婦孫儀鳳，在他的心目中，承認是他的正式女人。她死了之後，留下的那個孩子小求他抱回家去，



交給他的母親撫養。馬立師的房子退了租，一應傢具等什物，也搬了回去。小寡婦所有首飾存款，當然都到了他的手中，足有六七萬光景；所以他眼前的手頭，着實很是寬餘呢！他爲着孫儀鳳的屍身，無從收回安葬，就向一家公墓，購買了一方穴地，把雪茄煙匣裏的儀鳳殘肢，盛放在一口定製的紫檀小木匣裏面，埋葬在穴地裏，做成了一座墳墓，墓碑上居然也寫着宰人馬孫儀鳳女士之墓。這一點，倒是自求的有良心處了。他爲着要上天津去了，回來的時期，也論不定，家事少不得要弄妥當。

這夜回到家裏，他的母親，已經睡了。他的嫂嫂李氏，倒還沒有睡；因爲他的哥哥馬自強，還沒有回來呢！自求到他嫂子房中說明，不日



就要上天津去，託她照顧着姪兒小求，母親有年紀的人了，未免有許多顧不到，李氏當然允許着，還問他上天津去幹麼？他就說爲着防仇人陷害，所以避到外碼頭玩玩。不多時，他的哥哥也回來了。他的哥哥自強，倒是個規規矩矩的商人，對於兄弟平日的行爲，很不贊成，規勸也不肯信從，只得由他流着，眼前知道他爲了避仇人的陷害，要上天津去，少不得又要囑叮他一番，出門不比在本地，一切更要自己小心，切不要到了天津，再惹出禍殃。據我看避在外面，也不是久長之計，還是和你的仇人講解開了，省得跋涉長途。自求只是唯唯應着，結果他說到了天津，玩上幾天，再作商量，他的哥哥也不再說什麼。過了這一夜，次日自求一面請他的母親和嫂子，準備他的行裝，一面他到外面



打探上天津的輪船日期，定艙位等事件，一切都舒齊了。他就別了家人，帶着程七小姐和曼曼，上天津去了。他們這一番到了天津，會見了金太太之後，當然還有許多的花樣鬧出，那是都得留在續集上發表的了。


馬自求防彭茉莉報復，避地他往，實則在自求上天津的時日，茉莉在醫院裏生命很危險的時期。她給自求毀容之後，具有審美觀念眼光的詩人徐摩吉，就不免對於她，表現出冷淡而厭惡的神氣，她也知道此後的快樂生活，跟着她失去美麗的姿態，一同失去的了。她當然非常的惱恨馬自求；但是她忖念着，我們把小寡婦陷害，已經過去了多天，爲什麼自求不早早的報復，他隨時隨地，能夠有機會向我報



復，却要隔去了多時纔發作，可見他起初沒有知道，以後怎會知道的呢！她就想起了乾娘金太太。在乾娘面前，曾經洩漏祕密，明明她把我的祕密，出賣給自求無疑了。她決定乾娘賣她，使她受着了自求殘酷的陷害，她的怨恨惱怒的毒氣，就想發洩在她乾娘的身上。她想這個女人，是最惡毒的女人，她的十一號，不知造了多少罪惡，污辱多少女人的清白，她是女人的仇敵，她是社會上的惡物，我替我報仇，也替受她害的女人報仇。茉莉覺悟了一切，願把殘生和金太太相拚。這夜她懷了利刃，趕到十一號去，預備把利刃刺金太太的胸腹。她到了那邊，按動了電鈴之後，司閽人的面目，露出小門，瞧見了茉莉的殘容，很使他驚駭，詫聲問着，你不是彭小姐嗎？怎麼……茉莉苦笑，道：是的。你



還能認識我嗎？開門罷！司閹人當然對她說：太太上廣東去了。除了他沒有他人在着。茉莉聽着，未免詫異，明知出了什麼事了，想在司閹人的面前，探得些口風，司閹人一百個不知道，她沒奈何的退了下去，她跑出含英坊，憤恨極了，拔出懷中的利刃，望着胸脯刺去，她忘去了她有不少錢，她忘去了是富翁而詩人的夫人，她忘去了她的拜金主義，殷紅的血，流溢在含英坊前，她昏暈在地下，一輛汽車駛來了，是余人望將軍的夫人唐萃，她爲着也得到了秦凱愛寵夢玉的密告。知道了郝二死於非命，將軍要得着金太太而甘心，雖是夢玉已經通知了她，不知她有沒有避開；所以這夜特地到來探望，她下了汽車，瞧見了地上的茉莉，很是驚駭，喚汽車夫報了捕，就把她的汽車，載了昏暈的茉



莉，送往醫院治療。所以在自求上天津的時候，茉莉還沒有脫離危險呢！唐夫人到十一號探問之下，知道了金太太已經避地他往，她纔放心，在那邊徘徊了一刻，微微歎着，纔離開了含英坊前，當然昔日歡樂之場，變成冷落之地，怏怏不歡的人，的確不止一個唐夫人呢！凡是在十一號進出的男女，誰不要生歡場冷落的感想呢！

